

文 學 叢 刊

# 使 命

李 健 吾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 使 命

李健吾 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一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六元

巴金主編

# 文 學 叢 刊

第六十集  
共六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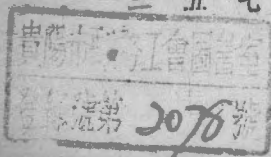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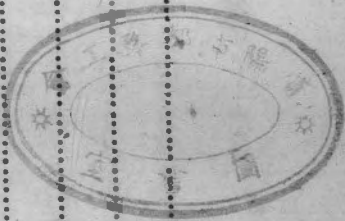
魚汛	三月天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遭遇	隨糧代徵
宋樾	屈曲夫	田濤	李健吾	巴金	舒羣	金魁	高詠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江南曲	木廠	沉淵	投影集	囚線記	霧及其宅	夏蟲集	貝殼
王統照	鄒荻帆	林柯	唐致	陸蠡	靳以	繆崇羣	莊瑞源
詩集	長詩	戲劇	雜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目錄

使命.....	一
結束.....	二九
死的影子.....	四九
田原上.....	六七
私情.....	一二五
買賣.....	一三三
跋.....	



## 使命

「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顧亭林

走了將近五十里地，不見人烟，我們中間最熟悉途徑的一位，也莫不清方向，不時發出詫異驚訝，在這無頭無尾的山野，做成我們沈悶的步伐的註腳。初起他還自負，漸漸他微笑着，最後微笑索興也消失了，只有「噢，噢，這就怪了！」我們走的累極了，心和身子一樣沈沈，就想靠着一堵土牆憩憩。最後的二十里路，荒涼到一棵像樣的大樹也沒有。餓是不怕的，我們都帶着乾糧。但是渴，在這沙漠一樣高亢的地土，正如那古舟上的水手，喊着「水！水！」然而沒有一滴潤澤他們的嘴唇。這樣走下去，是沒有止境的，我們需要變換方向。

——但是路就這麼一條。而且，太陽落在西邊，是我們頂準的路標。這絕不會錯。

的。

我們一共六個人，然而至少有五個人，心裏却不這樣想的。我們已經跋涉了十天，什麼也沒有得着，除去一點勞而無獲的失望。出發的那一天，我們滿是興高采烈，覺得共患難同生死，要去完成一件有意義的事業。我們清楚，而且有人當面這樣譏笑，我們是三對傻瓜。然而聰明人做下些什麼呢？我們問自己，同時也把譏笑的人們問住。我們中間，兩個小學教員，一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三個中學教員。我們在一個有點兒名氣的縣城共事。有一晚晌，那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來了，拿着一封信，眼裏掛滿了淚水，向我們道：

——省城我去不成了。

這是，我們都知道，那驚天動地的事變。我們輪流傳看那封信。誰也不做聲。我們的眼睛都望着那盞昏昏不亮的洋燈，大約是光線照耀的緣故，全充滿了淚水。我們從來沒有想到的一個觀念，不期而同，跳上我們的心頭。國家那兩個字，我們平日在

黑板上寫了又措掉，不知有多少次，如今却沈沈地窒住我們的咽喉。一禮拜了，我們接不到省城的報紙，現在我們不再納悶，明白爲了什麼障礙。因爲沒有人發表意見，我們苦笑着分了手。出來我仰起頭，看見太白高到天空，夜已然深了。

第二天，我們照樣上課。我特意選出一篇小說，親自油印，預備當做講義發給初三的那一班學生。這是胡譯的『最後一課』，普法大戰以後，一個叫做都德的法國人，寫給他的同胞的。第四天早晨，我抱着這捲講義，走進教室。我沒有見到一個學生，值班的校役告訴我，學校已經停課了。當天下午，我和那五位同志遇在一起，我們如今全成了失業的高等流氓。因爲大家是教育圈子裏的，所以我們生活雖說清苦，思想却極其泛汎，不切實際。我們的主張如若說做抱殘守缺，勿寧誇做一本書生的良心。我們的結論是，同胞需要心理的建設，這就是說，道德是我們一切活動的基本，而最高的道德是認識自我。所有我們的愚昧，怯懦，醜陋，苟且，馬虎，畏懼，全出於缺乏健全的精神的生活，我們正應當利用我們的失業期間，尤其是我們這手無縛雞之力

的文人，到鄉村完成這件未來的工作。我們應當出去佈道，應當把種子撒在最深厚的田原……但是我們遲疑着。

就在這時，我收到一份文學雜誌，看見一篇題目非常生澀，出於好奇，我信手先翻到這篇讀着。對於我們這些遠在邊鄙教學的人們，外來的一字一句，都要細加咀嚼，不容一絲忽略。我們急於進益，我們又是那樣可怕地淺陋。這是一個短篇小說，沒有比這來的再合適了。然而也沒有比這力量更其猛烈了。一個先知叫人砍掉腦袋。我把這介紹給那五位同志看。第二天，各自收拾了一個小鋪蓋捲，帶上乾糧，和幾本各自愛好的書籍，沒有等到天亮，我們就溜出縣城，往更荒僻的地方走去……那感動我們的，不是先知的使命，而是他的預言，那可怕的民族的崩潰：

——有你們苦受的，噢！百姓猶太的叛逆，以法蓮的酒鬼，住在肥沃的山谷，酒喝的蹣跚的人們！和水流一樣，和蝸蜒且走且溶一樣，和一個女人不見太陽的三寸丁一樣，叫他們流離四散！摩押，你要和麻雀一樣逃入柏林，和跳鼠一樣逃入山穴。堡子

大門比胡桃殼碎的還要快，牆要倒而城要燒；上天的懲罰仍不會中止。他要在你們自己的血裏翻轉你們的四肢，好像毛在染坊的缸裏。他要把新勒索你們；他要把你們的肉一塊一塊散在山上！

我們走了不到十里地，就聽見奇怪的嗡嗡的響聲，從我們後面的天空隱約傳了過來。這是飛機，我們在想。不知別人怎樣，那先知可怖的預言，彷彿畫幅，湧上我的眼簾：

——靠近他們母親的屍首，小孩子們要在灰上爬着。大家要在夜裏尋找他們的麵包，走過破爛房屋，說不定碰上刀劍，晚晌老頭子談天的公共地方，獠要來叨走骨頭。你的女兒，咽下淚水，要在外國人的宴席上彈弄豎琴，而你最勇敢的兒子，擯了過重的東西，皮要叫磨掉，脊椎要叫壓折！

我重複着這末一句話。站在幾十個老百姓前面，站在廟外的台階上，我臨了用的總是類似的意恩：



——咱們說的是一樣的話，咱們是一個國家的人，咱們人人要挑起這救國的担子。古人說的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咱們不能看着叫人家拿去咱們的城市，欺負咱們的弟兄！過不了幾天，這就會輪到咱們自己頭上，那時咱們的女兒，會在外國人的酒席上，咽着淚，供人家玩弄，那時咱們最有胆量的兒子，也得給外國人做牛馬，下場頭還不如牛馬！

這樣逢村講演了十天，我們漸漸覺出心力的徒勞。我們的呼號，和扔出去的石子一樣，落在人海，不見一絲痕迹。我們先去拜見村長或者一村的耆老；他們懷疑，却又畏懼；他們不敢拒絕，却也不便招呼。不願這樣唯唯否否的神色，我們強自借來一口銅鑼，或者一隻銅盆，走在各家巷口敲起。漸漸一羣男女老少，三三兩兩，隨着破天的響聲，聚在一個適當的公共地點。有時在打麥場。大家圍着一個石碾，我們公推一位演說；有時在村裏唯一的大路中央，我們站在一塊較高的石頭上，或者臨路的房簷的下面的台階上；但是最好的，自然是廟……於是我們中間一位講演着。因為是

教書先生，所以我們有的是當衆開口的經驗。然而站在這樣一羣學生面前，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失敗。我們和新出台的戲子一樣，急於觀察我們的效果。不等我們中間一位演說到一半，婦女幾乎散的乾乾淨淨，孩子們有的讓她們牽了去，留連不捨的也讓她們尖銳的呼喚調開，餘下些男子，大部分游手好閒，或者老而無用，做我們的聽衆。漸漸我們明白，這少數男子也不在虛心接受，而在默然批評。我們倒歡迎那類斗起膽來質疑的農夫，不過他們的問題，那樣瑣碎，那樣靈巧，有時窘的我們不能立即答覆，於是他們得了意，笑着招呼一聲隣居，回家給牲口拌草料去。女人們唧噥着，抱怨她們空跑了一趟，因為我們不是耍猴子的，變戲法的，唱小戲的。

村裏的私塾先生尤其於心不安。我們先去拜訪他，說我們是學校的教員，大學的學生。他疑懼交迫，陪下笑臉，以爲我們是所謂的視學調查員，或者特派員，漸漸明白我們的來歷，越發疑懼交迫，陪下笑臉，然而一有機會，他就溜出去張揚，或者報告，我們是城裏下鄉的赤化人員。有一次，我們剛好放下行李，就來了十名壯丁，或者村

警，把我們客客氣氣押到二里外的光景。

他們有的是機詐，然而機詐正好顯出或者做成他們的樸實。眼前的生活佔有他們全部的心靈：這好像兩扇鐵門，一切屬於未來，理想，全盤的東西，都叫關在外面。他們完全有理，一種結實而自私的存在。「我們這樣就很好了，只要不過兵，不催糧，不遭匪……」從他們黝黑而淳厚的面孔，我們看見一隻鱷魚，臥在尼羅河灘，永生在曬太陽，或者一隻蜘蛛，有一根絲動，馬上就溜回穩妥的藏身之所。對於這良善守成的德性，天命是他們任何災禍的解釋。人力不是沒有用，然而要用在一日三餐之上。

這多基本！然而這離我們的教訓何等遙遠！

好像對着一羣低能的學童，遇見實際的困難，便是頑石，我們也得思索一個誘導的方法。他們並不鈍拙；拒絕我們往裏觀察的，是鄉下人生活的單調的方式。我們鑽不進那層堅韌的外皮。他們不缺乏熱情，更不缺乏信仰。由於一種習慣，他們漸漸

凝定，和他們寶愛的大地化成一種氣質，而最高的靈性的活動，彷彿雨水，一點一滴滲下地殼，於是太陽曬着，北風刮着，地殼乾裂了，而他們的心隨着高粱葉子早黃了。怎麼辦呢？我們問自己，這樣下去是不成的。

這不是一班虛心受益的兒童。年歲把他們成見積的那樣高，要想給他們一點新東西，我們必須設法驅除他們既有的執拗，一種和生存一樣深厚的東西，差不多可以說做氣質。這不是一篇演說可以叫他們心折的事。他們要事實。他們要親眼看見，親身感受，那怕戲一樣地做給他們，只要不是空口無憑，他們古井一樣的伏流才會慢慢掀起一點浪頭。這正是他們厲害的地方。他們的感應是遲鈍的，迂徐的；到了利害交關，或者浪頭真正掀起，力量却大的猶如瀑布下山，水閘開放。否則舌敝唇焦，我們得到的也不過是冷漠的同情。自來短少抽象的想像，他們的領會力是羸弱的，然而把一張畫擺在他們眼前，他們的天真會馬上命令他們接受，因而恐怖，忿怒，甚或意氣用事道：

——咱們也跟他们拚！捉住揍他們！活埋了！

實際根據我們心理建設的主張，我們絕不堅持他們打仗。這是暫時的，而且，我們明白，這要求是過分的。我們有時想，叫他們到前線去，不僅僅殘忍，而且欺騙了這些老實人的簡單的靈魂。我們知道我們自相矛盾。但是我們的良心是一個複雜東西。我們受牠支配，不是牠受我們支配。所以即使可笑，我們的話多半是關於一些消極而有永久性的品德。在我們教書匠的眼裏，只有品德的漸滅才是一個民族真正覆亡的徵兆。

這徵兆，有志之士三百年前已經體會出來，而我們如今才想到補救。這老大的民族聚在一起，最合乎自然的法式，甚至於可以說做真純地活着，但是活在一起，一無所為，好像海邊許多蛤蜊，有了事縮近介囊，沒有了事探出頭來，不想結成一個社會的有機體，打入近代的組織。從這一村，走到那一村，我們遇見多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他們的領會告訴我們一個可怕的格言，幫他們解答一切，就是『苟全性命』我

們六個人用力斥駁他們這種沈疴似的哲學。

我們的辛苦和我們的失望，是可以想見的，我們並不因為辛苦而失望；因為辛苦，對於邊鄙地方教書的人們，早已習慣自然，當做一己的分內。然而失望却是真的。我們並不由於人民而失望。和英國小說家寫的那個可愛的牧師一樣，我們從來樂觀，因為，別瞧我們打不進他們的世界，我們絕不想把過錯推在一羣無辜者身上，我們明白過錯在我們自己。知識是罪惡，然而只有不完全的知識才值得可憐。我們這六個人，應付小孩子有餘，開導大人却就不足了。他們的經驗往往難倒我們這種半斤簍子。他們有時狡黠似地道：

——請問，你們不朝東去，為什麼倒要往西？

一句簡單的疑問，但是窘住了我們。這需要長時的解說，然而對於鄉下人，凡不能立即用一句話作覆的，全不會理直氣壯的。所以跋涉了十天，走了將近三百里路程，我們覺得虛此一行。我們不說出我們的疲倦，我第一個用那先知粗率的語言提

醒大家道：

——我要熊一樣，野驢一樣，產婦一樣叫喚！

於是我們抖擻精神，間或唱着歌，甚至於做一個怪樣子，引逗大家高興。這樣走了整整半天，眼看太陽就要下去，我們還沒有遇見一個可以歇腳的地方。天氣漸漸冷了上來；但是我們在意的，不是冷，却是風沙。土礫灌滿了我們的五官，最後連一棵樹也看不見，彷彿我們迷了路，走進一座罕無人跡的鬼境。我心想，我們真也許走近蒙古的戈壁。我們順着山脚，一高一低，希望不久會逃出這荒涼的曠野。山是禿的，黃色和黑色做成牠的表皮。山並不高，也不陡，但是因為沒有一點綠意，只能給我們一種枯燥的感覺，好像我們踏蹬着千仞的嶮巖。一道旅客喜愛的山澗也不會看見，我們要想埋怨，然而話來到口邊，又縮了回去。我們的性情非常剛強，不過也非常溫良。然而苦惱，和病一樣，鬱在我們各自的心頭。

今晚我們睡在什麼地方呢？眼前一座破廟也沒有。

而且口渴……

忽然一個同伴，向我們指着天空道：

——瞧！老鴿！

從我們背後的天空，飛來一隊烏鴉，浮過我們的頭頂，向西北冉冉逝去。這表示不遠就有樹林，就有村莊，就有我們駐腳的地方。我們興奮上來，步子提高，走動也加快了。這樣五里以後，拐過山角，我們望見一片樹林，太陽掠過，梢頭好像戴着金冠，迎着我們遠行者招睐。

這讓我想起桃花源記，尤其是「豁然開朗」那一句。難道這裏的居民，也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嗎？但是，我的癡想叫道：旁一塊板條擱掉。這有三尺長，五寸來寬，釘在入口第一棵樹的中腰，上面寫着這樣的字句：「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會題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我們六個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我們真像在神話裏面，走進什麼魔窟，或者仙境嗎？這不可能，然而這又如此引人往不可能想



着。走不上二十步，在另一棵樹上，我們看見另一塊板條，上面寫着：「信奉上帝，因為上帝的國是你們的。」我們不復疑惑了。

從樹木的行列和培植，我們看出這不是一個等閒的村莊。我們常常聽人講起內地教會的勢力，想來我們如今碰上這樣一個特殊的區域。一壁走，一壁欣賞，我們不得不讚揚人家一切的設飾。這是一座山谷，圍着谷底，四山種滿了松柏果木。我們望見一個高的頂尖。我們聽見狗的吠聲。我們放緩步子，覺得終於到了一個理想的過夜的地方。看見旁邊一道淺溪，我們丟下行李，伏在水面，掬起一口漱着。水呢呢喃，一直流向村去。我們灼見兩扇大門，一開一閉，簡直和城門相似。風似乎小了。我們提高喉嚨，表示各自的欣快。

對着村門，是座三間進身的廟宇。匾額不見了，只有土牆上，橫寫着一行「不要信偶像，因為偶像是人作出來的。」我們背向着村門，等到我們扭回身，便見已然關住。有人從後招呼。一個高大的壯年，手裏拿緊一把盒子礮，瞄準我們的胸口。就在我

們出神吃驚的時候，他站在廟前臺階上，向我們道：

——你們是幹什麼來的？

我們躊躇了一下。

於是他左手向裏一招，往前躡出一步，喝道：

——你們有沒有傢伙？

這完全出乎我們意外。足有五分鐘，我們不明白他的作爲；我們把他當做强盜也難說。他一步一步走下臺階，命令道：

——放下你們的行李！不準亂動！站好了！背朝着我！不許回頭！

於是，在他強硬的威迫之下，我們完全依照他的話做。我們看清廟裏影影綽綽的埋伏，遠抗毫無益處。隨後，果然，從廟裏走出十二個人，一邊一個，緊緊揪住我們的胳膊。那領頭的，按着次序搜檢我們的衣服，看見身上沒有什麼可疑的攜帶；語調和緩了，向自己人道：

——帶他們見神甫去！

於是一聲胡哨，村門慢慢打開一扇，放進我們一隊囚犯。我們的精神，原本慵倦，如今一經變動，反而振作起來。魚貫而行，我們誰也只看見前行的脊背？然而我覺得由於自信心強，我們並不頹喪。就是這樣，不交一言，我們被押解到路北一座小教堂前面。那領頭的，不走正門，過去敲着旁邊窄小的紅門。不久從裏面走出一個姑娘，神甫的使女。他向她唧噥了兩句；她瞥了我們一眼，點點頭，不見了。

我告訴領頭的，我們不是匪人。

他擺擺手，叫我們等候神甫出來。

足有十分鐘光景，一位教士慢條斯理地從小門踱出，來在我們前面。他穿着一襲圓的緊袖的黑色長袍，下擺差不多掠着浮土。這是一個歐洲或者美洲人，一臉繞腮的長髯，尖梢飄在胸前，更加顯的深不可測，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他微笑着，嘴角往上鬆開，襯着幾根深長的皺紋，完全一個仁慈的長者的模樣。他舉步舉的很慢，但是

落足落的很穩。他把右手放在左手上面，一同舉在胸前。

領頭的恭而敬之地向他報告。他伏在山頂望見我們。他下來安排好了人槍。他把我們帶給神甫審問。他搜過我們的身子，但是行李還沒有檢查，也許……

教士吩咐他去檢查我們的行李。眼睛始終沒有離開，他攏近我的身邊。

他說的一口流利的官話。音調微微有點兒發硬，不知是有意或者無意，間或他把一個字音拖的長長的，給他思索或者尋覓下一句話的工夫。

——你們是老實人？

我點點頭，他端詳着我們。好像在商量什麼，最後決定了，向我微笑道：

——你們是唸書人，不是？中國的唸書人一看就看出來了。

我苦笑着。

——你們不用着急，等看過你們的行李，我就把你們當做客人接待。我這裏很好，常常有人，不知是官家，不知是強盜，帶了人馬擾亂我們。他們以為我有錢，是個洋

鬼子。其實我是一個傳教的，一個替天行道的上帝的奴隸。你們呢？回頭進去講也好，我看你們都很累。不過檢查行李是件麻煩事，總得多等一等的。

他的態度非常煦和，然而處處流露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威嚴。看守我們的十二個民勇，和奴隸一樣，簡直和兵一樣，在我們背後挺直立着。

鐘聲在近處響着。這是悠長而諧和的敲打。

不等鐘聲停止，我們就聽見門聲，步聲，隨即零零星星，好些男女來在路口，向我們這面走來。

教堂的黑門從裏打開，出來一個老頭子，站在門旁石階最高的一層。

男女漸漸多了，走過我們，好奇地瞥一眼，私下議論着，但是沒有一個人表示什麼驚異。他們曲下膝蓋，向教士畫着十字。他帶着微笑祝福。

不久鐘聲又起來了，然而快了，好像催促着落後的男女。

忘掉自己的災難，疲倦，和萬目睽睽之下的窘迫，我們反而觀看這奇異的進行，

猶如一個遠方人流落在一個風俗全然不同的國度。

教士向我們抱歉道：

——對不起，我們到了晚晌講經的時辰。我想你們不會是壞人，你們可以坐在臺階上憩憩。好在行李總得一會兒工夫檢查。着急是無濟於事的。

他急忙走進小門，長袍的下擺綵綵縹縹地響着。我們並排坐在臺階。十二個民勇緊緊立在我們後面。

鐘聲最後一次響着。較遠的住戶也在這時趕到了。鐘聲停止的時候，教堂前面就餘下看守和我們十八個人，靜悄悄的，聽着從裏面將要發出的聲音。

起初是風琴響着，漸漸有了歌聲伴着，最後歌聲大了，掩住風琴的彈奏。這始終隨着一個音節進行，單調，沈著，然而在這黃昏的時際，分外動人。我們幾乎忘記我們在什麼地方了。風琴的抑揚把我們帶向一排丁香樹，兩間低陋的教堂，六行紅漆的書桌，四五十個可愛的面孔。我看着我右旁的那位小學教員。他望着對面的石牆發

呆，兩顆晶圓的淚珠從眼眶靜靜地滾下面頰。隨後合唱終止，接着起來的，是教士佈道的聲音。他的聲音有些發顫，自低而高，漸漸也就凝定了。

——今天我要唸給你們的一段，就在耶利米書第四章中間。在這裏，先知耶利米說：「我的肺腑呵，我的肺腑呵！我心疼痛；我心在我裏面煩躁不安；我不能靜默無言；因為我已經聽見角聲和打仗的喊聲。毀壞的信息連綿不絕；因為全地荒廢；我的帳棚忽然毀壞，我的幔子傾刻破裂。我看見大旗，聽見角聲，要到幾時呢？耶和華說，我的百姓愚頑，不認識我；他們是愚昧無知的兒女，有智慧行惡，沒有智識行善。」

然後歇了歇，他解釋道：

——這段話是先知耶利米說的。他看見到處都在打仗，他問自己，什麼時候我才不受敵人蹂躪我的土地呢？角和大旗都是古時人們打仗用的東西。所以他說：「我看見大旗，聽見角聲，要到幾時呢？」於是耶和華，我們的主，就把緣故告訴了他，說，由於百姓愚頑，忘記天上的父。聽了這話，先知耶利米就來警告百姓，說，你們要信

奉上帝，只有你們的主能夠救贖你們……

我們六個人，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搖搖頭，只是不做聲。我倒想跑進去給那些百姓講：不對！不對！不要信他！他在用一本古書哄騙你們！救我們的不是什麼耶和華，是我們自己！自己！你們自己！

頭垂在手心，我連擡也沒有擡起。別人還以為我過分疲倦。我問自己，我們能和教士一樣，把這羣忠厚而又綿順的老百姓說到我們這邊嗎？我簡直不相信我們有那種力量，然而我却真正爲了他們的生死！那麼，什麼錯了，錯了，在他們和我們之間？於是我看着一個一個教民走出教堂，下了石階，轉回身，曲下膝，蓋着十字辭別。他們充滿了信仰。他們讚美那宣道的教士，說句句話都打在他們心上。

檢查行李的人終於回來。

教士遲疑了一下，把我們請進教堂，因爲只有這裏寬大，可以容下我們。他吩咐備飯，招呼我們休息。看見我們實在疲倦，他給我們留下一盞燈臺，囑咐我們早睡，然



後祝福一句，從講壇後邊的小門轉往他的住宅。我們把行李在靠牆的空地打開，躺下來，熄了燈，預備合住眼死睡一宿。

什麼時候我醒來的，黑洞洞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驚醒了。一種淒涼的呼號彷彿在我耳邊作祟。我不是作夢，那聲音延續着。這不在教堂裏面。我伸長耳朵辨別。這停了。夜依舊沈沈的，蓋住我們的四周。是什麼聲音在呼號呢？我問自己。於是我靠牆坐起，重新聽着。不久那聲音又起來了，彷彿哭，又彷彿叫喚，離我們很近，却又隔着一層，那樣迷漠。我推醒我兩旁的人，叫他們和我一齊聽着。

——這在地底下。

我告訴他們，我好像聽見兩種聲音，同在哭喊，却不是一個人發的。聽了聽，他們證實我的揣測：

——這是兩個男人。

呼號漸漸弱將下去，終於完全止住。我們聽見有人走過教堂外面的院子。從關

緊的窗縫，幌進一絲的黃光，不到兩分鐘，也就消逝了。

——是兩個人挨打的聲音。我聽清裏面雜着哎喲和求情的語氣。

隔了好久，我們的確什麼也聽不見了，帶着滿肚的疑團，躺下預備重新入眠。這次却不那麼容易了。我聽見兩旁輾轉。一個同伴嘆息着。好像實在忍不住了，他唧噥出來道：

——我們跟在化外一樣！

我們誰也沒有答理他。我們遠遠聽見打更的聲音，漸漸近了，終於又沈下去。這時是三更光景。隨後我們也就朦朧過去。醒來的時候，教堂的窗戶已經打開，一股清冷的空氣隨着薄薄的陽光透了進來。那老頭子揮着一排一排的桌凳。我們急忙跳起，捆理鋪蓋。

老頭子指點我們道：

——放在這兒不成，回頭這兒要做彌撒。我領你們攔到外頭。

我們提起行李，隨他走出教堂，拐進旁邊一個夾道。他叫我們放心，寨裏沒有人偷的。自從有了神甫，全村領受上帝的感化，沒有一個壞人站腳。我們問他，教士來了多久。

我瞅瞅看，少也有十七八年。中間他離開四次，回他本國去。他喜歡我們這個地方。他一手經營起來我們這個寨子。有十年了，我們不納稅，不上捐，全仗神甫老爺的力量。官廳也不敢招惹。他收買了好些槍火。寨裏沒有一個人比他打槍打的準的。好幾次土匪來搶，都叫他領人打退回去。

我們問他是否聽見昨晚的哭喊。他楞了楞，眨眨眼，然後笑向我們道：

——你們聽見了！兩個不成材的東西！一個跟神甫老爺借錢輸掉。一個跳牆做賊。都叫神甫綁了來，吊在地窖子。

我們彼此看了一眼。我接着問道：

——那在教堂底下？

——你不知道，教堂底下還有好大的屋子，也供着我們天上的父。

我們奇怪一個教士會有這樣大的勢力。看我們是過路人，老頭子把他的祕密洩給我們一部分。教士起初租一間民房住；他和官府來往；他交接當地的紳士；有些紳士偶而需要現銀；他當做朋友借給他們。日子一久，債越積越高，他們也越沒有力量償還。平時他不索要，於是忽然一天，他催促起來，說他急需款用；既然無力償還，他們便用房產抵押。總之，他在寨子札下根，而且根札的那樣深，人民的身體和靈魂一齊收入他的掌握。

我們隨着老頭子去洗臉，用早飯，我們決定離開這個地方。

出來，我們正好遇見教士。他方才做完早課，遲到現在來看望我們。他微笑着，問我們和他握不握手；他自己，讚成中國的禮貌，覺得握手，尤其親吻，是野蠻的遺留。從這一點來看，他說，中國真是一個最古的文明之邦。於是他問我們從什麼地方來，做什麼，經過寨子，要到什麼地方去。從我們半吞半吐的原委，他聽出若干非常的意義。

他點頭表示同情，然而想到了什麼，他捋住鬚鬚，狡猾地，揶揄地，向我們道：

——孔聖人說，「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你們都是賢者了。不過，怕我弄錯了，記得一個賢者批評孔聖人，「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歟？」你們

全是聖人。不過………

他忽然鄭重起來，舉起左手，好像囑咐，又好像傾吐肺腑之言，放低聲音，繼續道：

——不過，孔聖人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我告訴你們，我有的是經驗，孔聖人說的不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你們現在要不厭倦，過些日子，你們一定厭倦的。真的，這很苦。把真理傳給別人，安慰只在你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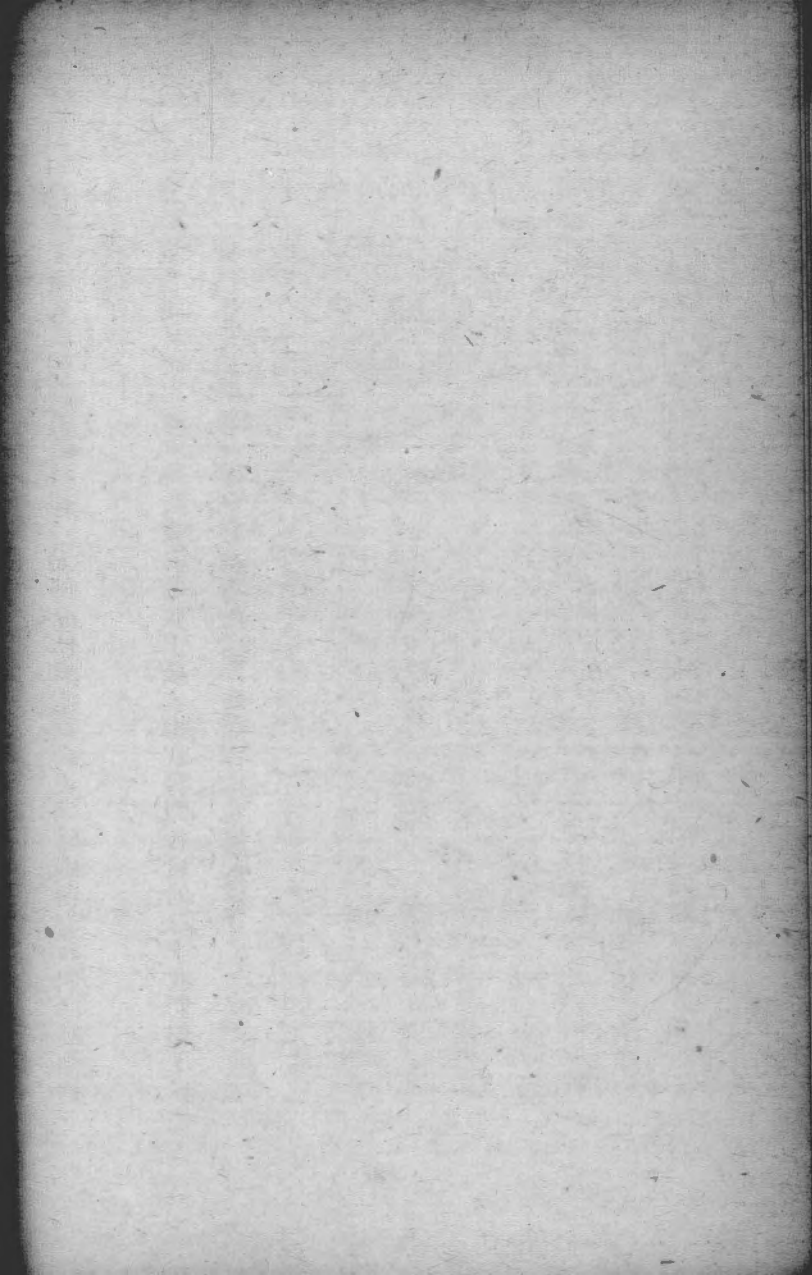
他用手指着他的心。他希望我們讚同；看見我們不做聲，他改了話題，說他昨天收到寄來的報紙，願意借給我們看看。

我們在教堂外面候他取報紙來。

上面登載的，大半是事變以後的消息。我們教書的縣城，在我們起程的第二天，

投降了敵人。我們經過的村莊，一大部分，已然遭見兵火的蹂躪。所有我們的恐懼，如今全實現了。

我們噙住眼淚，謝別那微笑着的教士，過去揹起我們各自的行李。我們出了堡門，一直往西走去。鐘聲在我們後面響着。太陽跨過樹梢，也露起頭了。



## 結 束

一個學生站起來，出其不意，問他道：

——先生，您下年還在這兒教書嗎？

再有一個禮拜，學期就告結束了。他的心情正很惡劣，好像乘着一隻海船，不知道那一天風平浪靜，而平靜之後，難保不有更大的波濤捲來。風聲早已就緊了，然而等到事變來了，那陣驚恐過去，餘下的沒有什麼特別，心頭不過有些惶惶罷了。校長招集他們教員開過兩次會議，說了幾句保持鎮定，靜待局面發展的不痛不癢的常談，便陷入沈默了。大家露出焦憂積慮的面孔，凝住神，彷彿他們的學生，竭力收斂浮散的念頭，預備應付目前的難題。彼此茫然望了望，便一同把視線轉向校長那面，發見他的眼角溼潤，好像碰到了什麼禁忌，立即向四空脫粉的白牆旋了旋，沒有目的，



卻又似偵出一點什麼值得注目的東西，留戀在上面，忘記那些統計表格的意義，從上面的顏色，曲線和方格，尋出一種新的拚合。大家掙扎着，原先從來沒有發覺自己有靈魂的，或者便是發覺，卻從來沒有留意牠的存在的，都不清楚怎麼就平空掉在這座迷宮，再也繞不出去牠的廊廡。漸漸大家意識到他們缺少一個鏈子，這就是說，那最愛發言的黨義教員不在了，奇怪是先前誰也沒有看出這突兀的現象。然而即使開口，除去表示無識和魯莽，誰又不是圍住疑團打漩呢？是的，這是個漩渦。一個中學教員，不是頂天立地的英雄，會輕輕易易捲下去的。最後，一位同事，看了看校長，有些神祕地，不如說靦腆地，指了指校長身後的白牆，然後低低地，低到啞了嗓音似地，開口道：

——我看，把這些東西先摘了罷。

這是開會的結果：摘下會議室，接待室，校長室，禮堂，以及各教室有關黨國的一切。

怎麼應付這黯淡的來日呢？一個中學教員，在這相當偏僻的地方，只有一籌莫展。他自己，不是沒有經過光榮的奮鬥：六三，三一八，還有許多零碎然而同樣驚心動魄的學生運動，他都是當仁不讓的打手。左額的疤痕是他唯一的酬勞。然而就是這點兒酬勞，曾經在心頭留下最長的波動的，自從畢了業，在人海混迹三四年之後，他也學會了掩飾。起初是聲苦笑，漸漸明白掩飾有了必要，他會對人講他這疤痕由於有次趕火車，怎麼怎麼來的。這成功一件真正的事實，有時不等對方見問，他就自然說起他那次趕車的不幸，彷彿他以往的勳蹟是另一個人的，他不過帶着點兒傳奇的遺憾罷了。

然而他恨這社會！他能和別人一樣，遠走高飛嗎？他想起他的宿命觀，他生活的陰沈，也就是他對於人生最高的詮釋。他學績的總評只是中等。都市沒有他競爭的機會。他發願回到故鄉，爲人所不敢爲，滿足他解放民族的熱情。實際是，他僅僅接到一份聘書，還是本縣一個做財政局局長的親戚給他謀來的出路。這唯一的聘書，是

他有生以來最高的光榮記錄，證實他不是一個贅疣，而是不負親友期託，一個具有前途的青年，一個社會國家的柱石，總之，算的上一個良善的公民。

他有一家人口等待養活。

所以，教了三年書，他和從前顯出絕大的變異。他學會了拘謹，誠懇，圓滑，而這些作人的美德，彷彿遊藝場的幾面凹凸鏡，很快就把他理想的事業照成十分肥瘦可笑，或者猶如轉動的機輪，把他帶進人生正常的軌道。花，夢，進取，正義，多少美麗的字面，和少女的容顏心情一樣，隱隱消失在一個中年婦人粗糙的皮膚裏面。

他並不消沈，例如，他不通宵打牌。

而且有時在教室，他會發出他自己詫異欽服的議論。他並不過激，然而不由自主，激昂也是真的。這不全由於他的童心未死，而是——說出來也頗足奇怪，——大半由於教科書的啓發。

多謝連年患難頻仍，便是教科書，也好像這風雨飄飄的國家，今日一個是非，明

日一個改革，而每次後出或者新式編制的，一律邀蒙教育部批准通用，每次雖說面貌相似，然而猶如一個婚後的婦人，雀斑總是日見其多，不見其少——從雀斑似的國難想到個人額角的疤痕是可能，而且值得同情的。所以他有時忘了形，竟會高談闊論，痛古疾今，好像另一個自我，不甘雌伏，意外把他出賣一次，看他事後懊悔的種種可笑行徑。但是，教科書如若做成他的揶揄，卻更其充實他的知識。所以他並不反對每年更換教科書。他比學生多番綜合工夫，然而每次功課預備完了，對燈獨坐，在靜靜的深夜，聽着妻子的鼾聲，他覺得他的心大了起來，大到他感覺非常的寂寞。他嘆口長氣，從疲倦裏體會出自己的落伍，而那番綜合工夫，在他身上，倒比在學生身上，影響來的還要深廣。

這薄薄一本教科書，幾乎就叫國難的掌故佔掉半截去！書講到末尾，他照例加上兩句鼓勵。學生是切齒，是興奮，等到下課，遊戲了十分鐘，一切終歸遺忘。是文學缺乏表現的力量？是他未盡傳達的職責？他不是沒有熱情。他親身經過多少愛國運動

——不過這離他又那樣遠那樣遠！當年他那點神聖的火爐，如今有什麼東西可以揚的起來嗎？他從來沒有想到這問題。好像一種奇異的海底動物，等到打撈上岸，和植物一樣似乎缺少生命，卻又那樣準乎自然，是他從學生時代跨進這教書的生涯。他是那類不開花的樹，吸，然而不開花。連小芽都不肯冒出一個嗎？有時當着一個過路的都市名流，他不禁心問心地愧赧起來。良心，或者那顆惺忪的心，經不起現實的塵埋，雖說不開花，卻也得活着，而一種實際利害念頭擴大成功他全付精神活動的對象。對着教科書的血淚，好像想着一個十年不歸的遠人，模糊一片，感覺不出他真實的存在。有什麼辦法？他這邊鄙的地方的中學教員，孤陋寡聞，有時未嘗不想奮翻遠揚，然而——藉着昏黃的燈光，他看見妻子油淥淥的頭髻，散亂在枕頭的四周。

但是，什麼都可以忍受，叫他——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做亡國奴，或者準亡國奴，他是不幹的。走出會議室，走出校門，不願寄宿生圍住校長詢問，他一直走向毗連校牆的那片菜畦。怎麼！這麼快！天天在教室宣講國亡家破的慘狀，現在眼看

自己就要做亡國奴，不爲人齒的生存！菜畦荒蕪着，應着塞北的風土，應着他的心情。他忘記自己走的不是路，而是阡陌了。他用拳頭打着他的腦髓，咬住牙齦，和他當年參加愛國運動一般無二。什麼聲音在招呼他。原來他靠近菜畦盡頭的茅舍了。

老頭子望見他筆直奔來，蹣跚上去道：

——我遠遠就覺得是學裏的先生。有話吩咐嗎？先生？

他醒了過來。

不見他回答，老頭子望望天道：

——今年冬天格外冷。春天怕是不來了。

他嗓子裏咕嚕了一下，點點頭，抽轉身，蹣跚上小道，往家裏走着。

這類有生不如無生的窮人襤褸的衣服，襤褸的知識，襤褸的精神，無一不是貧苦的化身。這偌大的縣城，有一個健全的男女，不分老幼，甚至於不問階級？校長說，縣裏有首富已經到鄰縣籌議改制和歡迎的節目去了。這羣沒有國家觀念的人民應

當受教育的不是他們的子弟，而是他們自己。應當示衆的不是愚，而是聞風先逃的黨義教員。想到淋漓酣暢的境界，他不由讚美起來，所以當他一脚跨進家門，便見他連聲忘形呼喊對對！

他女人過來問道：

——什麼對不對的？

他瞪了她一眼，惡聲惡氣地回道：

——管我什麼對不對的！

太太縮回步，唾了口痰，倚住廚房門，看他走進上房。他今天回的特別早。難道學校有了什麼意外？她凝了凝神，潛手潛脚的隨了進來。

他一屁股坐在書桌前面的椅子上。坐的太猛了，椅子唧喳一叫喚，裂了縫的桌面微微顫動。

她囁嚅道：

——你怎麼了？你沒有在學堂跟誰吵嘴？

看他不言語，以爲猜對了，她繼續道：

——我說的，你真應該忍忍才是。犯不上跟人鬧口舌，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幸而是昨天聘書發下來，要不關到校長耳朵……

他忽然斜轉身，喝住她道：

——你就不會閉住你那張老鴿嘴！這時節也是你女人家插嘴的當兒！小毛子呢？你也不看着他，儘他一個人在外頭野跑！呵！娶了你這種土頭土腦的……

明知話不投機，女人輕着脚步溜出去了。

她剛一出去，他就空虛似地煩躁起來。要是他一個人倒好了，早該跑到什麼地方投軍了。妻子！妻子！一個男人沒有家室就不能單獨生存了嗎？照現在他的心情看來，他滿可以有什麼可留戀的呢？難道同居了十年，還丟捨不開這糟糠老妻？而且，他自己做亡國奴不夠，連妻子一骨腦兒奉送不！不！他提起身子，走向臥室的土匪。



他好像癱在什麼似軟似硬的東西上面，說不清是什麼感覺，和他心頭的義憤一樣惘然。他閉住眼睛，睡不着，嗅着枕頭上刨花油和髮垢的混合氣味。屋子越發黑了，他聽見太太輕手輕腳的聲音。隔了半響，她挨近牀沿坐下，小心翼翼捧住他的腿腕，把鞋褪了下來。他任她做去。鞋脫了，他把腳往毯裏一收。她以為他妥協了，隨即低聲下氣問道：

——到底有了什麼事，值得這麼大氣？  
他不做聲。她重複了一遍。

——國家大事，什麼事！

他背向她，澀澀地哼了一聲。

——噢！我當學校有了什麼事，原來不是這就好了！起來喫飯去罷，回頭你還要預備明兒的功課。

他簡直不明白這是他的女人，跟他同居了十年，離他的靈魂那樣遠，那樣遠！他

翻過身，揮她出去道：

——你女人家曉得什麼好歹！

終於忍不住腹飢，他爬起，走在堂屋用飯。但是，喫了不過一碗半麵，他就放下筷子，用袖頭揩了揩嘴，來到他的書桌前面。他的視線落在那張聘書和封套上。怎麼樣，答應嗎？可是答應下來，留在這裏做亡國奴，做帝國主義者的順民嗎？那麼，不答應。是的，只有一條路，拒絕。他不能出賣他的人格。他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嗎？自然，他沒有受到國家一點好處。然而有什麼用，他生而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他要是沒有享到國家絲毫權利，大半豈非由於帝國主義者的壓迫，離間，侵略嗎？教科書上一條一條寫的明明白白，便是沒有像他參加愛國運動的，也應該接受這裏的提示和教訓。所以他坐在椅子上，心想，他不能接受這張聘書。至少，在渾沌的現象沒有揭開以前，他不能貿然答覆。這是他一生成敗的關頭。這樣思索着，他打開他特地託人從都市捎來的一本學校日記，望着昨天那一頁：『接到學校聘書。』——啊！這寥寥六個字含

着多大的歡欣，當着昨天，甚至於今天早晨！他看着女人特別給了孩子四枚銅元，孩子蹦蹦跳跳上了街，然後太感動了，忘記是他十年的陳貨，過去摟住，洋人似地表了表情，簡直把女人粗糙的面孔紅到耳根。然而現在，如有所恨，他用力推開那本珍貴的日記。他出着神，最後，忽有所得，他拉近日記，往上提筆一揮道：

「在這縣裏，最有靈性的人，也沒有靈魂。」

第二天，他九點鐘來到學校。他企望事實來決定他的去留。但是學校靜靜的，和座寺院一樣，只聽見講讀的聲音。他心想沒有事了，既然日本沒有軍隊開來，僅僅出自傳聞，也許竟是庸人自擾了。多可笑，他們這類書生！手無縛雞之力，井底觀天，斗室聞道；一有個風聲鶴唳，比誰也感覺銳敏，比誰也先凋零枯朽。想到自己沒有張皇失措，失言無狀，和那倉皇亡命的黨義教員一比，覺得自己究竟高人一等。門房一號聽差看見他，遠遠就笑嘻嘻稱呼問候。院子偶而有個學生，瞥見他的身影，順着牆邊一排枯樹溜掉，不見了。一個逃課的學生，他向自己報告。往常他一定要看準是不是他

班上的學生，現在他一逕奔向教員休息室，分不開心過問。他正要進去，就見閃出校長室的聽差，說校長在那邊等他。這在過道的末梢。聽差向前小跑了幾步，過去把門打開。

不等思索，校長就迎頭招呼他道：

——你來的好，我們正在等你。

教務長，庶務課主任，圖書館主任，和兩三位級任教員，坐在貼牆的小椅上，都轉過頭來同他寒暄。校長給他兩本薄薄的冊子。

——你看看再說。這是我們下半年要用的新教科書。

接到手，他瞥了瞥四座。大家安安詳詳，完全不復是昨日下午惶惶無主的情態。在這十六七小時之內，有什麼事體發生，或者有什麼保障出現，安綏住他們的杞憂。最高當局有了辦法，他們這些小民不至於淪亡了。是的，沒有第二個可能。他挨近初中三年的級任，坐下翻動教科書，心頭湧起一句趣話，不由脫口道：

——這跟我們聘書一樣，改成半年一換了。

大家哄笑起來。然而臨到閉嘴時節，嘴角抽動着，顯出若干苦相。校長想起昨晚家裏的不速之客，來客的要求，壓迫，妥協，答應陪同參觀：一切只爲瓦全本縣最高的學府。他私人的地位，他絕不在意。他已經一再向外聲明過了。個人的利害可以不顧，公衆的權益他無不擁護。這是他自來的信條，是他辦教育的精神，也是他今日行爲的解說。然而正因爲良心還沒有完全變質，所以不等笑波自然流散，他便咳嗽起來，同時不顧面赤耳熱，趕忙向四外搖手，表示這只是生理上偶然的現象，值不的大家慫恿有加。他喝了杯聽差特地給他備好的熱茶。他開始說出他連夜備好的委婉的辭句。最後他結論道：

——我未嘗不可以一走了事。我不在本縣做校長，可以進省謀碗飯喫。但是，我得想到跟我相處多年的同事。所以不得已，我接受了對方的建議，就是改用教育委員會的新教科書，只有這樣，我們可以避免學校的解散，甚至於無謂的犧牲。其實這

些教科書；跟我們現在用的沒有兩樣；只不過刪掉些東西，添上些東西，材料還是大體相仿的。我擔保大家預備上沒有什麼特別困難。

他停住張望大家的臉色。大家陷在一種難以形容的交流：近乎喜悅，卻又那樣杌隉；近乎痛苦，卻又分外輕適。有的望着窗外的寒陽；有的翻着新教科書；有的手拉着下頷思維；有的對着粉牆一個長方的空白出神，奇怪何以特別發白，像要突出來有所申訴的模樣。校鈴脆而且柔地響着。忽而近，忽而遠，這寫寫的金聲好像有心作劇，讓他們從醜惡的掙扎，跌進無力的集中。在過道底端，他們聽見學生天真的呼喚，於是，自從說了句笑話便沈默的高中三年的級任，不知從什麼地方得來一點神聖的力量，站起向校長道：

——你聽，外面他們的聲音！我們忍心叫他們忘記他們的祖國嗎？要是有人要叫他們忘記，可不該我們下手。

他挺直了身子，等着——怎麼沒有一個人贊同他這幾句話嗎？校長站起冷冷

道：

——權在大家。我沒有私見。好在聘書剛發出去，誰要不願忍辱，或者別有高就，還可以及早表示。

因為下一課要到，這秘密會議便不歡而散了。走出校長室，每個人帶着異樣的感覺，特別是他，好像靈魂隱隱作痛，當頭受了一拳。這是恐嚇——不是嗎？雖說是幾年來的同事，一旦遇見目前利害，便把正義和交情踏在腳跟。這侮辱不屬一兩個人，而屬四萬萬同胞。隨着鈴聲，他忿然走進教室。

這羣熟稔的可愛的面孔，關切地，異樣地朝他望着。級任先生會告訴他們一些消息的，個個納悶在想。然而級任先生，捺住他的熱情，打開課本，一聲不響，握起粉筆，預備回身往黑板上寫——寫什麼？這不將是他最後一課嗎？他苦笑了一下，眼睛迎住下面射來的焦灼的目光。他聽見最後兩排低聲的唧噥。他翻到他要開講的一課。他放下握成兩截的粉筆，扯近椅子，坐在上面。他從前總是站着講書的。學生竊竊的

議論讓他的乾咳打斷。

——這怕是我們最末一堂了。

他的聲音有些發沙，前兩排學生看清兩顆晶圓的眼淚掛在他的眼梢。大家好不肅靜。一個學生開始不耐煩了，起立問道：

——學校下半年怎麼樣？先生不妨告訴我們，究竟有沒有變動。

從先生發顫的嘴唇，慢慢吐出幾個有聲無音的字來：

——沒有什麼大變動。暫時還很渾沌。你們現在用的教科書是第五冊，下學期大概不用第六冊了。也許另換一種，內容不免相當改動。

另一個學生站起問道？

——那一家出的？

他遲疑着——筆直說出來嗎？寧可留給校長在朝會宣布罷。於是，不便答覆，他僅僅說了句不清楚。實際，這也是真情。平常，選用教科書，得由教員會議公決。如今是



派下來的，真還說不出什麼書店出版。

同時從講臺上，他遠遠瞥見校長陪同三個穿西服的生客，向教室門口走來。這是參觀的。門剛一響，學生就坐的越發端正了。然而只要細心研摩，就曉得他們斜轉眼角，想從外表看出參觀者的底裏。一個和校長身量一樣高，兩個幾乎矮了一個頭，然而濃重的眉毛，粗硬的線條，立即透出不同的根苗。學生的注意交割在猜測和先生單調的「上一課我們講到……」雖說天氣寒冷，先生的額角滲出汗來。參觀者終於走出教室。學生忘記了上課，忘記了他的存在，紛紛議論着。

他絲毫沒有體會耳邊的嘈雜。他只有一個感覺：爲了習慣的掩飾而慚愧。學生中間忽然發出一個響亮的聲音，驚醒他的癡惘。他用力搜尋，然而辨不清聲音的所在。他掉轉話題，似關心又似汎汎，詢問學生畢業的計劃。這抓住了學生渙散的心靈，然而重新陷入茫然的景況。沒有一個學生提前想到半年以後的問題。他一個一個偵伺着他們天真的流露，等着他們的回答。

然而一個學生站起來，向他道：

——先生，您下年還在這兒教書嗎？

這太意外，而且那樣窘人。他自己還沒有想透澈這嚴重的問題。他很誠懇，也很聰明地答道：

——我不知道。我看……我們提早下課罷，留着這沒有講完的一課，做你們跟我的——一個紀念，也是好的。

他明白學生懷着多大的悲哀，望着他的背影消逝。這類似一種永訣。誰知道他們還有聚首一堂的可能呢？他要是戀戀不捨他的職位，他更依依於他的學生，他的學問，老老實實講，只是半瓶子醋。他的心卻真實無欺。他愛他們，然而他怎樣稽留下呢？良心的蘇醒，人格的自覺，民族的氣節，甚至於校長的恐嚇——這卑鄙的恐嚇！說什麼他也得撕掉聘書。從明天起，他就可以不到校了。然而，到什麼地方去呢？他不得不重新估量一下前後的因果。如若校長的話卑鄙，卻也屬實。一個可憐的中學教

員，高不成，低不就，有什麼地方可去？他的妻子靠誰過活？他又如何維持他的家計？校長說自己省城有的是機會，然而寧可在這青黃不接的邊地委曲。這自然一半是誑。但是他這樣的教員，不用說省城，就是本縣，他難得活動第二件差事。那麼，那麼，只有接受聘書，晚晌拜訪校長，解釋一下晨間的誤會？話出無心，校長總該多所體諒。

他慢慢踱進家門。太太從廚房出來問他，學校上月的薪水有沒有音信。他簡直把這忘記了。

半年以後，報紙的角落用六號鉛字排出一段小新聞，說天津某大書局，因教科書銷路銳減，宣告休業。

## 死的影子

鑲白旗在圓明園後面東北附近，從前禁衛的眷屬，在皇恩浩蕩之下，住在圓明園四周，過着榮華富貴的日子。如今，勝景過去了，一切回到遺忘懷抱，自生自死地湮滅下去。離他們不遠，就是我們的學校。下了課，放了假，我們時常走進圓明園，踱上太湖石砌成的廢墟，憑吊着侵略者劫掠的殘迹。這些殘迹漸漸踱出人工的破壞，湖海成了青蛙的池塘，柱表成了拴馬樁，替代精緻的藝術的是荊棘葦荻的自然風姿。我們很少在鑲白旗這類村舍流連的。這些破敗的房屋，和裏面的老少一樣，從前因為寄生而存在，如今主子不見了，雖說未曾遭受侵略者垂青，却東歪西倒，活活畫出一付不爭氣的面貌。一家挨一家，並不零零星星地散開，南北兩排，中間一條寬闊修直的大路，暗示當年葡比的勝况。掩映着各色的樹木（榆槐楊棗全有，最多是柳樹）

有的房屋少了牆，有的缺了門，有的索興全不見了，就剩下幾根棟樑，撐着一個空架子。夏天黃昏，追着蚊蚋，是若干一絲不掛的赤腳小孩；冬天早晨，他們披着一件大而無當的棉襖，縮在窗戶下面的太陽地。母親，有的沿着平綏鐵路去拾車頭漏下來的煤塊，有的提着筐子去檢糞。老年人幫着年輕的母親做活，要不然，躺在炕上，不言語，灰心似地回憶着過去及身的輝煌。

青年男子大都是我們的校役。

這個近代文明的育養場合，成了他們唯一的出路。牠是有名兒貴族的，但是，我疑惑牠的貴族性和這些出身闊闊的校役，不無關係。他們的工作那樣輕適，時間那樣悠閒，我不是在他們打瞌睡之中把他們喚醒，就是看見他們站在運動場旁邊欣賞我們的成績。他們從來是不慌不忙，輕輕答應，緩緩移着步子。他們中間有一個是我的朋友，因為對於做學生的，什麼人全可以來往，不大留意職業上的差別。我求得到他的同情。

他不愛閒談岔語，假如不是掃地澆水，我們這一排學生就不用想多聽見他一點動靜。他憂鬱的性格十分顯明，而且極其柔和，好像一個害癆病的女孩子。舉止溫文爾雅，有時我簡直以為是靦腆。他不大攙在他的同伴裏面說笑，所以孤獨而無助，不像一堆柔軟的海綿，倒像一塊矗立海面的礁石。他在學校沒有伴侶，在家鄉也是這種情形。別人彷彿嫌憎他這種貌似尊嚴的矜持。他不習慣說話，往往才開始的語言，被自己的情感糾纏住，陡然停住了，望着對方，等着那隻字半句的反應。他低幽的語調，他杌隉的神情，顯出他有所畏憚。我猜測他的家庭是道德的，嚴肅的，甚至於酷虐的，不然的話，他不會那樣拘泥，那樣具有過多的禮貌。然而禮貌，正是學生嘲笑的對象。

他的年齡大約是二十五歲的光景。

他沒有火氣。他的瘦臉平靜和美，從來看不見忿急。我相信他有脾氣，因為有一次他替同學買零食買慢了，同學罵了他一頓，他不像別人尋找一個理由迴護自己，

然而，我看見他，沈住氣，放下一包一包的零食，兩隻玉石一樣蒼白的手顫索着。這不是忍耐，這成了工夫。但是，我覺得這裏面還藏着一種哲學。他抱住了「小不忍則亂大謀」的教訓。什麼「大謀」呢？他的眼睛在盼着什麼事成功，可是他的模樣不像會創建一番勳業。沒有當校役以前，他不似別人種麥栽稻（學校西邊毗連着不少水田），販貨挑擔，甚至於做過巡警。同鄰居談話，他永遠帶着微笑，然而這些不得罪人的紋理，他一回到家，就不知不覺移向額頭皺在一起。

他褻急的性子只有他母親知道。她的嘆息和僧侶的呢喃一樣長久，然而，說也奇怪，她輕易不同他勞叨。她的不愜意是一般的，注定的；她指責一切，她兒子只是一切之中的一點。就是這麼一個獨生子，她不忍心把家道中落的命運推在他無辜的身上。小時候，她順着他；大了，她朝着失望嘆息。他却學會了喫飯捧筷子，給她臉色看。她瞥他一眼，原諒他反常的心情。猶如瞭解彼此的無能。別的命不來了，他們母子相依爲命。

宣統末年，他六七歲的時候，隔上四五天，母親提着筐子，他隨在後面，跨進圓明園斷垣的豁口，在殘磚碎瓦之中蹣跚着。拾柴不過是一個藉口。坐在石頭上面，她看着他和別的小孩子跑進那巍然獨存的西洋樓的骷髏。玩膩了，坐累了，他們換到一個殿基還在的石臺上面徘徊。這荒涼的蒼老的景色，加上暮秋的夕陽，好像紫色和灰色的衣服，披着一件透明的面紗。母親的感傷不是一種痛苦，而是一種莫明其妙的慰適。她給小孩子講着這些甯靜的木石的身世，繁瑣，富麗，充滿了生命，溜出她龍鍾的記憶。她老澀的聲音越來越高，好像石子流下一道瀑布，歡悅在她故事的表皮跳擲着。他惺忪着一雙小眼，半懂不懂地聽着，夢着。絢爛一片的服色，音樂，器皿，形態和儀式酩酊住他小小的心靈。他相信母親住過那樣一座金碧輝煌的宮邸。誰能把故事說的那樣正確？那樣活靈活現？不遠就是那根龍柱，不遠就是那隻畫舫，女伎唱了，鞭炮響了。看什麼「阿哥」從雲端裏面下來了。將來（可能嗎？）他有進去遊遊的機會嗎？



革命的風冷不防就吹來了，吹息了紫禁城內的燈火，紫禁城外的燈火。

他憂鬱的性格或許有些是受了故事和事變的影響，但是，就我旁觀者的推測，他身體的虛弱更其近乎重要的原因。事變只是給失望加上失望，故事的本身已然乾枯，只有迷漠的陰影留在他的心頭，好像圓圓的影子罩住四村的苗壯。牠的傾圮做成居民的噩夢。

這心志薄弱的校役，雖說好不容易抓到這樣一碗太平飯喫，對於他有損家聲的職業，未嘗不起反感。坐在我們寢室過道的小凳上面，無論是枕着白牆，望着地板，他盤旋在過去的幻想。他沒有力量抵抗現實，但是他逃到另外一個角落，用他所有消極的力量，鑽研牠富麗的陳設。在一個所謂貴族化的學校，當一名清閒無比的聽差，他覺得疲倦，就和他看着小禿子在大太陽底下去檢糞，一樣疲倦。給我沏完茶，倚住我的書棹，他會發出一聲細微的怨抑，似乎自問自，幽幽地道：「我——我——在這兒待的太久了——太久了！我應該——不是嗎？——幹點兒別的！」別的什麼呢？

他永遠說不出來。我安慰他近乎愚昧的悵惘，這在別人一定要譏笑他一陣，可是當着別人他也不會開口的。

生活靠着職業，却又討厭職業，實在要算一種痛苦的折磨。母親接過他的薪水，一張一張數着他的八塊紙幣，同時輕輕發出一聲嘆息。她給他預備一頓可口的茶飯。母親想起父親在世的時候按月領取的銀兩口糧。他什麼事也不做，日子自自然然就過掉了。如今孩子給人掃地沖茶揩地板跑小腿，一半個月不著面，不過是紙票八張。她爲孩子和他清高的門楣難受。她甚至於要他辭掉他僅有的職業：「孩子，這辱沒——辱沒我們的姓！」

他柔柔笑道：「挨一天是一天，算了罷！」要不然，他就慨然道：「我們已經改了漢姓，有什麼辱沒的！」

兩年之前，他娶了一位鄰村姑娘。據說從民國以來，旗上還少見到這種熱鬧景象：一頂輓呢花轎，五對吹打手，四掛鞭炮，按着吉時接來了新娘。喜禮足足行了半天。

新郎的笑容含着光采，給長輩請安也分外謙恭，因為興奮，他的舉止雖說不自然，却更溫柔了。那身借來的長袍馬褂顯的他分外俊秀。母親紅光滿面，既持重，又客氣。他們熱望這位新人帶進福星財神，撐起這大廈將傾的家族——一個月過去了，「吉祥話兒」不生效，兩位婦人合攏不來。我們不清楚誰先表示不快。也許是母親，有所不滿於她的兒子，為什麼却沒有講出口。最初她保持她的身分，尊嚴和體面；後來，奇怪的，是她不唯不違抗，反而低首下氣，依從媳婦的吩咐：新人做了婆婆。據說她怕的不是媳婦，而是兒子。她愛兒子，太愛了，逢事要看他的臉色。

不要以為他不再愛母親了，他小時候對於她的印象——她是見過大世面的人——始終留在他的心頭，幾乎本能地引起他對於她的尊敬和體諒；但是，令人納悶的，却是他從不迴護她一句。無論面前有人沒有人，妻總是熱嘲冷諷地挑逗他，就像戲弄一條不入目的獅子狗。她顯然不喜愛他。她私下告訴她一個「小姊妹」：前世不知道怎麼修的，今世嫁了這樣一個丈夫。

不久他離開鑲白旗，來到學校頂了一名校役。母親一個人蹣跚在一年荒似一年的圓明園，來的不像往年那樣殷勤，但是偶爾來一過，回去總要對人講：「園子又少了一根柱子！」一種在她能力以上的權威，不聲不響，一塊石頭一塊石頭移空了她耳鬢廝磨的荒園。園子越發荒了，幾乎成了一片高低不平的土丘，有人租了來種高粱。她也越發老了，飲食少用了，說話顛三倒四，記憶成了一節一節脫了環的鏈子。她柱着一根拐杖走路。臉上的皺紋和土丘的阡陌一樣縱橫。人聽不清楚她的煩叨，聽清楚了也不大瞭然——這是許多古裏古怪的物事，除非一個神仙見得着。她往倚住門前的老槐樹，眼睛透出微微的亮光，指着不遠一個沒有主家的破石獅子，唧噥道：「這兒！這兒！他坐過！」什麼人？她說不上來。大家以爲她痰迷了心。一看見媳婦，她清醒了，硬掙起來，一拐一拐去燒火煮飯。她很想同兒子多談兩句，嘴唇顫動着，泛白了，吐不出一個字——她的心碎了。她愛兒子，却怕媳婦。難道是因爲疼兒子纔怕媳婦嗎？

可是她兒子，性格多溫順呀！他整天坐在我們寢室的交道口的右側，兩隻腳或者蹬住方檯靠下的橫木，不是閉住眼睛養神，就是無聊賴地數着地板的木紋，或者翹起兩隻腳，交疊架住，望着過道的天窗。一張瘦黃泛白的長臉，「大碑兒頭，」兩條彎斜的淡眉，各自包着一隻柳葉似的窄長小眼，襯着嘴唇犄角無意之中流露出來的近乎諷刺的悲哀的微笑：他完全不像我們日常接觸的僕役，抽你一個冷不防，不是「使壞，」就是「調皮。」呼喚他的時候；他總是「死樣活氣地，」抑抑揚揚地來一聲：「唉，是哪！是哪！」

一陣一陣的空想襲着他沈鬱的心情。家庭的糾紛，弱者的感覺，幻景的遼遠，彷彿一級一級的增磴，他走在上面，失了力，倒下去。他不時發出一兩聲乾咳，太喫力，他不得不倚住過道的粉牆。有時我問他，他回說受了寒，天時不正的緣故。他的精神萎靡不振，目光柔軟散開，眼皮總想闔在一起——有一次，他告訴我，夜晚他睡不着，睜着眼睛，好像等候什麼東西光降。

足有兩個月，我沒有看見他。我猜想他的寒症更重了，因為我忘不掉他癆病似的優美的面孔，一種不可形容的抑鬱的神情。另一位校役，他的鄰居，說他胸前悶脹，似乎隱隱作痛，喉嚨壅着痰一樣的東西——嘆息，咳嗽，吐血！問他想什麼，要什麼，他搖搖頭，埋怨別人唧噥，因為他聽不清別人的問候。醫生一總看過三次，開了一付草藥，叫他靜靜休養，以後大約看破沒有錢，醫生就是請也不來了。母親流着淚，說他聾了，快要瞎了。其實，最妨害他的是他害怕的念頭：燈焰，黑影，塵絲，搖搖幌幌，一直讓他不安。他疑惑一切，甚至於母親走過他的面前，引起他的惶慮。他說她要帶了他去，帶到一個人間沒有的地方。母親的關心是間歇的；一時她閃在旁邊哭泣，一時她叫別人放心，說是不久會有救星來的；她指着外面的石墩：「只要『他』在那兒坐上一坐，我兒的病就好了，『他』就要來了！」她擠着老皺眼，似揶揄，又似充滿了希望。奇怪的，昏昏沈沈躺在匠上，只要他女人一靠近，他就戰戰兢兢，不作聲，不違拗，換了一付可憐面孔。她狠辣極了，他們母子喘延在她的高興上！

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這個鄰居要回鑲白旗看看，我忽然動了念頭張望那個病人。一種感興，同情，雜着好奇心，把我誘向這式微的家族。風吹着枯枝在冬天的陽光裏面顫擺。小道兩旁的稻田凍成一片發亮的青石，中間透出一簇一簇的枯梗，再往北去，展開連綿的麥地，披拂着兩寸來長的新芽，荒涼之中僅有的生命，一種滋潤的綠的感覺。

我們到了一所殘圯的院落。

圍牆東面貼着一個三尺來高的土堆，邁過土堆不遠，有一條小道通到偏後的打麥場。南面——門這面，只是一排疊了四尺來高的破磚（原來的牆倒了，房主疊起破磚代替），夾着一個脫了漆的門框，兩扇門一轉動，或者風一大，就顛威威向前傾着。完好的只有西牆，牆頭磚縫搖曳着一叢一叢的枯草。緊貼西牆是一間砌了不久的小屋子（他成婚時候搭蓋的廚房），旁邊霉着一堆破磚。三間正房也是一磚到頂，上面長着一尺來高的枯草，微微向東歪着。一棵蒼老的枯槐，杈杈四布，三五個人

合抱不來，從大門左面一直橫鋪到院裏的瓦簷。一隻孤零零的石獅，前臉削平了，臀部看不見，也許埋在土裏面，蹲在三丈以外的路旁。

就在老槐樹的虬結的粗根上，坐着一個襤褸的老婦。我們遠遠在她旁邊站住。她望着淺綠的遠鴛，歎歎了一聲，隨後，凝住神，聽了聽，驚道：「什麼聲音？馬蹄響——」她擡起頭來，看見我們，她掙扎着站直了，軟歡喜呼着：「他來了！」

鄰居過去扶住她的胳膊：「是我，還有一位學生。」

她不相信，向更遠的地方望着：「他沒有來？他不靠在那石頭獅子上面？」

隨後，轉過她沈重的身子，她用她翳瞶的眼睛細細打量我。她的興奮下去了，摸索着樹身旁的柺杖，喃喃自語着：「我等的——盼的太久了！」

屋子裏面傳出一個年輕女人焦躁的叫罵。

這落在她的耳鼓，生出一種想不到的效果，制住她的癡顛，摧毀她的海市蜃樓；她屏住氣，聽着叫罵的下文，恐懼着，手足不知所措。柺杖移動着，向院落顛簸着。鄰居



輕手輕腳，扶住她走。

看着他們一步一步往裏捱，我覺得心裏迴旋的還是對於那聲叫罵的不快樂的反應。牠象徵權威——生的意志。牠不留戀過去，牠厭憎現實。因為牠急欲把握未來——媳婦可以後嫁，可以轉變一下她的命運。它是一種要素，說實話，我把那年輕女人看做這兩個弱者的另一種債主。然而在人與人之間，誰又不是誰的債主？站在媳婦的立場，爲什麼她一個年輕力壯的女子不許她也存着憧憬，希望？難道他們母子不也就過活在那一線希望之上嗎？但是怎樣一層煙霧隔着他們和他們的希望！隨便一口氣就吹滅了他們心頭的微焰。

我這樣思維着，同時罵聲靜了下去。北風漸漸捲起沙粒，輕輕打着我的臉龐。一個男性似的年輕女人走出屋子，站在臺階向院外張望，然後看見我了，顯出客氣的微笑，心想她是請我進去的，我一邊問着：「他的病不重嗎？」一邊走進那孤露的大門。她向我諂媚地微笑着，趨迎下來，蹲下身子請安。

她把我讓到屋子裏面。一張兩端翻捲的長條几佔滿了正牆，上面堆着些破爛的碗碟，旁邊一塊小磚墊起一盞缺座的洋燈；另一端放着一個玻璃碎了的長匣，裏面躺着一根完好的如意。長條几前面，貼着一張紅木方桌，兩把紅木高背椅子，因為年月久遠的緣故，有的椅角發烏，有的椅角磨成灰白顏色。我不瞭然的是，這樣人家，正牆會供着一張關羽讀經的彩像，下面的長條几還擺着一個銅香爐。塵埃和蜘蛛網佔據了其他陰暗的角落。我聽見左手小屋傳出一陣一陣的喘吁和咳嗽。

鄰居掀開門帘，低聲招呼我進去；他的臉色有些惶慮；把我讓進去，他却一轉眼就溜掉了。

我在門帘旁邊站住：呵！我可憐的校役！他橫倚着匠頭的方枕，蒙着一條骯髒的棉被，慘白的臉向着我，一種憂鬱的笑意，在他突出的嘴唇之間顫索。眼睛陷進了，顴骨露在外面，一咳嗽，額頭就往下滴汗，黃白的兩頤驟然轉成緋青顏色。屋子裏面沒有火爐。不知道是否由於冷，我戰慄着。他不時用左手拍撓胸口，什麼東西在裏面讓

他痛苦；有時他伸出右手，在空裏摸索，然後山一樣垂下來，嘆息着。有時他記起了我，向我點點頭，不說一句話。

屋子裏面透出一種沈靜的杌隉，攪着一種怪味道。

他母親坐在窗戶底下的方檯上面，彷彿一堆衣服，晾在有陽光的地方。她呢喃着。媳婦在外面呼喚她；她移攬了一下，慢慢爬下方檯；她不馬上出去，站在匠前，迷迷惘惘，看看她心愛的兒子。牠的嘴唇顫動着；她期待的兒子，嚶語一樣向她嚷着：「你——你害了我！」她唧噥了一聲，昏花的老眼閃着淚水，悄悄摸索出去。

他的左右手不停地抓搓胸口；忽然，他住了手，翻過身子，看着西牆的小圓窗戶；一道白光，穿過紙隙，顛顛索索，落在他的棉被上面。他猛然伸手向光一捕，他沒有捕住；他恐怖了，流着汗，咳嗽着。他聽見了什麼響聲，坐直了，自言自語道：「來了——來了——二等護衛——世襲——」但是，他女人掀起門帘進來了，彷彿頑童叫先生捉住了，他縮回去，倒在枕頭上面。

「死人你忘了我的囑咐……」

他的病容簡直透青了，什麼隱情觸動他恍惚的意識，靜了靜，他微笑着，眼睛擠成了一道比柳葉還窄的細線，似作弄，似哀求道：

「先生，可憐——賞她點兒錢罷！」

年輕女人拚命搖頭，頭髻散開，頭髮披滿了肩背；她的臉鐵一樣青，撇着厚嘴唇，發出不清晰的詛咒。在這艱窘的情境，我聽見外面的北風和綿羊一樣，貼着窗戶破紙哀號。他興奮地重複着：「來了——來了——來接——」眼睛睜的異常之大，射出不能攝人的目光，說他聽見馬蹄在奔馳，怪模怪樣地笑着。他伸出右手向空裏握去，握住了什麼——是馬韁？馬鞭？忽然，那道白光隱去了，窗戶的破紙颼颼地響着。他好不害怕；什麼妖精在作祟；他的嘴角滲出血來；陰暗攏住他的形體。

我支不住了，恐怖超過我的同情，我狠狠地一直竄出正屋。腿不是我的了，耳邊響着年輕女人的詛咒，走過槐樹底下母親的一團黑影子。我看也不敢正眼看她一

眼，急忙掏出兩塊現洋，抱歉似地，丟在她身上。

雲端撒下一片黯澹的月光。

她僵僵的腰軀陡然挺直了，一臉嚴肅氣象，活似我在故宮看見的一位什麼福晉的壯嚴的畫像，抖着蠟一樣的枯手，拾起那兩塊錢，一塊一塊丟出去，碰着石獅，叮當當，和着她怒叱的不屑的聲音，一同在響。月光映着燦亮的銀幣。

年輕的女人跑出屋子，喘着，絞着手，瞪着眼睛，頭髮散開，慄慄着，低到不可聞地呼籲着：「先生，他喊——喊哪！」

雜着北風的狂吼，我聽見後面一聲充滿人性的尖銳舐望的呼聲。

## 田原上

父子

秋天一個晌午，翻完了半畝白薯，望生拖着挑蔓鈎子，滿腹心事，從地交頭走回家裏。他走的慢悠悠的，好像村子西頭的教書先生，而鐵鈎子磨的和鍍了銀一樣，迎着太陽發亮，往常抗在肩上，今天却拖在背後，隨着少主，磁磁地細聲響着，一路劃着一條蜿蜒的浮線。他看着將要踩過的草地，好像用心聽取一種綠色的同情。憂愁彷彿漸漸消散，他的嘴角漾出笑意。他邁過田陌，踱下斜坡。

在對面道旁的坡上，立着一個光赤赤的八歲左右的孩子，張開口，瞬也不瞬地望着來人，遠遠用手熱情地招呼道：

——望生！

但是沒有理會招呼，望生低着頭，一無所覺，沿着乾了是車路，雨天是池沼的大道向西走去。

小孩子轉過頭，又向高粱籬笆裏面叫道：

——媽！

從柴扉後面伸出一個中年婦人的蓬頭：

——什麼事？

——且且！媽，望生不理我，我叫他。

——他沒有聽見你；你沒有大聲喊他；我就沒有聽見歇！你滾進來罷！

這最後一句，是她看見他在那兒抱住一棵玉米，要想搖牠的穗子下來。她放下簸籬，一直奔向她的淘氣精。他撒開腳，顛下土坡，站在積存的雨水塘子中間，向他吐着的小紅舌頭。但是他灼見了什麼，丟下他氣笑不得的母親，向前指道：

——哦！媽！你瞧！他爹騎着那匹紅走驃，打西來了。

誰？

——望生的爹。

這顯然引起她的興趣。她斜身立在半坡的草地上，順着孩子的手指往西觀望。起初她只看見在小巷口外站住的望生的脊背。不久差不多從村外，拐進一隻小跑的走騾，上面騎的正是望生父親，才從海甸回來。

望生拉着翻秧鈎子，在一間屋的小茶館前面等候他父親。他搜索着離他五十步左右的騎者的微微下俯的面孔，看他抖開纏繩的神情，好像興致很高的樣子。這對他倒是一個吉祥兆頭：在這黝黃的長面孔上，是一種難以捉摸的可憂可喜的表情，尤其是粗長的眉毛倒垂下來，遮住上半的眼睛，叫人無從利用眼神分別。他的兩頤凹了下去，鼻旁襯出兩根粗線，延長到下頷兩旁，嘴更顯的高凸，寬大了。上唇的短髭分開，彷彿一個蒙古人的樣式。他是長打扮，倒像出份子回來；不戴帽子，額頭微微掛着汗粒。



走騾達達的蹄聲響的分外清亮了，隨即來在望生面前停住。他過去兜住繯繩，移近肩膀，好做父親的扶手。但是父親好像對於舊禮習開始感覺不安，先從鞍韉上面跳下來。老人一點不老，把牲口交給望生，却拿起後者的挑蔓鈎子，並肩走向巷裏；他露出一口健康的黃牙。

——你剛打田裏來；怎麼樣，秧子該翻完了罷？

——還剩下不多的我交給謝二了。今年出來的東西不會壞，總該好的；雨量合適，我們土也犁的虛，白薯個兒一定小不了。

他仰起頭，碰着老人的視線，立即轉向一旁的土牆；然後靜了靜，他問道：

——爹，你從舖裏回來？

老人遲疑了一下，看着兒子，覺得在某種情感之外，一種新的憂鬱罩住他，不得不延宕一下回答的時候。最後只是一個隨口受用的：『是的。』他們走進那將朽的車門，立刻從座南的院門石階上，躍下一隻核桃色的大狗，擺着尾巴，過來嗅一嗅這

個的腿，那個的脚，不知獻媚誰才好；牠終於選定了少主，隨在一旁，向馬房跳躍着，從掛着淚的大榆葉眼，走騾射出疑忌的視線，擺搖牠高大的身軀，極力表示不信任這種瘋狂的殷勤。望生在牠們中間，盡量排解，讓牠們各以爲獨佔少主的寵倖。

馬房是一間不見日光的幽深的長屋，由一間積草的堆房改成。原來的馬廄正對車門，要有五六倍寬大，彷彿官府兩旁長排的馬槽樣式，木槽向着敞亮的曠地，然而這早已成爲舊話，在這軍荒馬亂的時際，在如今這連年內戰的年月，正當車門存放牲口，要算最危險的事了，而且說實話，就沒有幾條牲口來裝點這排場的東西，這太古典了。所以一間不透氣的嚴密的土房應運而起，代替了那無所用的馬廄。這裏一小半是沿牆堆積的乾草，和一把生鏽的剗刀；一大半靠着柱子，却是一排木槽。兩根支柱一邊釘着一個鐵環，因爲也就只有兩隻牲口一匹走騾，另外還有一匹叫驢。

狗盤旋在馬房門邊，明白了，牠的禁地，走騾抖擻了一下牠光滑的細毛，驕蹇地吼着，然後伸出寬大的舌頭舔着爲牠添料的手，向門那邊瞥一眼，在槽口搖動着

牠的頭頸。望生卸下了背上的鞍鞅，夾在胳膊底下出來，順手把門扣住。父親已然不在空場了。

那細月形的鐵鈎，已經掛在門道的牆上；兩旁橫豎多是秋收使用的農具。他把鞍鞅放在窗戶下面的臺階上，拿起一把布攔子，拂淨身上的灰土。父親在堂屋咳嗽着。廚房是柴火辟巴的響聲。從熏黑了的窗洞，裊出一縷的灰煙。院心太陽地的兩棵石榴，深綠的葉子發着亮，彷彿灑了一片細金屑子。麻雀啁啾着。

父親隔窗向他喊道：

——進來洗洗臉，望生；我已經洗過了。

走進堂屋，他看父親正在來回踱步，從這件傢具摸到另一件傢具，彷彿有生以來，第一次細心賞鑑。靠近長條几的檯子上，放着半銅盆用過的面水，手巾搭在盆口。望生感謝地看了父親一眼，不言語，靜靜挽起袖口洗着。他隨即走進套間。這不像外間明敞，隱隱一種土濕的氣味散向陰潮的空氣。窗下一座大匠佔了整整半間的地

面：這是磚砌成的，外沿還嵌着一條蝕落的棗紅木板。一張梳裝鏡臺，母親陪嫁的東西，和一把缺背的烏木硬椅，另外還有兩張高大的紅漆木櫃，四角由方磚墊起，佔滿了餘的空當，僅僅留下中間三尺寬窄的一個過道。

他站在四四方方的匣鏡前面。鏡面映出他的前額到胸口的一部分。他的上胸似乎比常人寬大些，肩膀也是；粗壯的頸項露在汗汗的衣領外面，皮膚呈出淺棕的顏色，因而顯的粗糙了。他的嘴唇是厚的，淤紅的；鼻子是平正的；耳朵的輪廓比較簡單，藏有不少的泥垢。他在椅子上坐下來。額頭有些淺短的皺紋，大概由於陽光的炙烤罷。他一無所視，從布鞋漸漸移高，看着面前的布帘。

深思在他已然成爲一種習慣了。他並不生來憂鬱；環境雖說沉悶，他却有的是年輕人的明快和熱烈。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學着思量，甚至於考究一件事由的首尾。小時在私塾進過四五年的學，略識之無，便丟下了書本，開始田地的生活，他沒有了拘束，學到許多實用的知識。他有一位姐姐，在母親去世一年以前就夭折了；十年

以來，就是他們父子二人相依爲命，早晚聚在一起。他們不大談論事務。彷彿父子，各盡其責，問心無愧就成了。他們的性情全有些孤僻。他不能從父親得到母愛，父親也不知道如何把這給他。意見有時不免分歧，然而具有絕大的忍耐，尤其是父親方面，所以我們未嘗不可以說，和平籠罩着這寂寞爲伍的家庭。中間除去天性，最親切的維繫便是那已故的忠實的婦人。她的消逝比她的存在好像還要力量大。和千里沙原上的平川一樣，他們的生活迂徐地流下去，永久不到下游。

最近全不同了。暗波漸漸翻起，大有洄漩汎濫，一發而不可收拾的樣子。父親老了，額頭的皺紋也多了，深了；腰雖說直挺着，肩架已經搭了下來。他更不愛言語了。望生猜想，舖子的生意一向大不如前，不過怎樣壞法，他却推想不到。他的責任是田地。父親很少把舖子交給他過。父親或許因爲他年輕沒有經驗，對付不了花言巧語的趙掌櫃。但是趙某如若不可靠，父親何必信用他呢？這超出望生單純的理解以外。他可以意會的是，舖子不久會坍下來，而父親每次從海甸回來，彷彿兩肩已經感

到牠傾圮的重量，越發向前俯了下來。今天稍微有點兒異樣，父親好像心情舒展，難道舖子有了轉機，甚至於起色？他想父親回頭會告訴他的。

於是他翻過一頁，想到他日夜念念不忘而躊躇莫決的私情。她生的滿標緻，是相離不遠五道口張木匠的女兒。對於一個鄉下孩子，愛情更是本能的衝動的；這是一種需要，赤裸裸的需要。他第一次遇見她，是在數年前大鐘寺正月的廟會上。一個早春的天氣，陽光醉醺醺地撒下來，把道旁土溝裏的殘雪映的分外銀光萬點，把紅男綠女的容顏照的分外喜色溶溶。他在人羣裏灼見了她；她父親停住和他父親講話，她低下頭，只露出兩朵大紅面頰（這還是她第一次上裝，鉛粉胭脂塗抹的那樣厚，那樣不勻停，然而却那樣天真，叫你分辨不出她羞赧的時辰）和一股烏黑頭髮。正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一個鄉下女孩子，缺乏城市少婦的狡詐，漸漸有被真情實意克服的一天。就在一個月以前，在深茂的玉米地，他得到她的信誓。她擔心自己貧寒，微賤，因為門戶不當，不免遭人遺棄；他扳轉她的臉，眼睛和煤球一樣看

定她，然後回身拍着墓碑，說他的心和石頭一樣堅。她覺得不吉利，同時心頭湧上一種喜悅的情緒。

一個月過去了，他無所舉動。他盤算好了，然而他缺乏勇氣，說不出口。這比求愛還要窘人，而且那樣不自然，出乎人的本性。他明白父親的爲人和平日的溺愛；他依然猶疑着，並非他不相信自己成功，這也不會有什麼意外；他沒有適當的機緣啓齒，倒是千真萬確。父親一月以來常在海甸，輕易不回村子；即使回來，也彷彿密雲不雨，表示不十分喜歡旁人攪擾的神情。他不由畏縮了，覺得自己過分自私，一毫不顧慮到老人的煩勞。但是，延宕下去，對不起另一個良心，而另一個良心，含有女孩子的杞憂，彷彿離他的靈魂更近。他決定冒險一試，父親即使反對，也會設法寬容。這妨害他們父子的情感，然而解釋得當，一切誤會不難消除。

現在是最好的時機，他坐在椅子上思維着。

堂屋又是一聲濁重的咳嗽，不安的足聲隨即在桌前停住。他可以覺出父親的

眼睛，和自己的一樣，直直地看着布帘。一種憐恤的情感不由讓他喊道。

——爹！

父親立即回答着，顯然在等候他開口：

——什麼？你換完衣服沒有？

這提醒他到套間做什麼來了。他站起挪開椅子，打開櫃門，同時回道：

——爹，還沒有。

父親的拳頭輕輕敲着桌面，詫異道：

——哦，還沒有！我奇怪你這半天在裏頭做什麼。

他的呼吸微微急重起來，靜了靜，接下去道：

——望生，我有話跟你講。有好些話，我老早想跟你講，不知怎麼，總担擱下來。讓

我今兒個說了罷，因為我還有事跟你商量。想是想不到的，不過你也許高興聽。

他呼了口氣，慢慢道：



——你曉得我這一向發愁，我聽你知道你見了我，總像要問又不敢問，我全明白。不是別的，舖子生意不好，要支持不下了。我不清楚怎麼就到了這步田地，趙掌櫃是我的老人手，賬目也不會錯，只有怨天了。市面冷落多了，各行全有歇業的，京裏的同行也不肯幫忙，眼看只有一家一家倒塌了。外頭只要債不太多，東家都情願收了買賣不做。

——爹是說咱們的也要歇業嗎？

——很難講，我老拿不定主意。他攬掇我支持幾個月再說，你趙叔自然，誰都要體面，能多磨一天總多磨一天的。我怕的是虧空越來越大，倒了，咱們忍這口氣，也就罷了，怕的是親友也有股份，回頭閒言匪語，毀壞咱們四鄉的信用。再說，老爺爺的買賣，倒在我這一代，心下總慙不過去。這些日子，頭一樁事，就是整理舊日的賬目，萬一措手不及，我做東家的也好有個準備。

望生換好衣裳，從套間出來。他的私情，彷彿一道清澄的細流，流在河口淤住，而

湖口，正是他孝子的至情。好像犯了罪，他偷看了父親一眼，見他面孔沈沈的，自己眼淚險些奪眶出來。一種茫然的悲哀，爲老父，爲家庭，爲自身，漂浮在他的眼前。父親的大手背，好像雞皮，上面染着許多發烏的斑點，伏住桌子犄角，擱着。父親一生全在失意，辛苦與掙扎之中生活着；起初他私下禱告清室的復辟，漸漸這彷彿一個英雄的夢，破的和個水泡一樣無踪無影。於是富貴榮華，好像一隻脫了繩的吊桶，掉在一口十丈來深的古井，沒有人能也沒有打算撈牠出來。他並不算老，就實際的年齡來看，他也不過四十四歲，軀幹也算壯實，只有面孔透出一點早熟的模樣，然而我們全知道，鄉下人照例比城裏人顯的耄耋些。

竈房傳出鍋勺的交響。他們從門洞望着對面冒煙的窗口。七伯，一個老僕人，走出竈房，端着一個大白木盤，上面攔滿了午膳和食具。他把木盤平擺在桌心，呢喃着，好像遭到什麼不痛快；和他待久了，就曉得這不是語言，只是一種不克自主的表情罷了。頭因爲拱腰幾乎挨上桌沿，遠遠從背後望去，你僅僅看見一個亮晶晶的後腦。

椅，上面貼着一根小白辮子。和那隻狗一樣，他是一個不言語的活動物。他極其安靜，除非唧哩咕嚕詛咒柴火。坐在鍋竈前面的草墊上，一壁順手往裏扔進乾柴，一壁他夢似地呢喃着，看着那時衰時旺的紅光。飯在桌子上擺好了，他望望老少主人，嘴邊漾着一圈笑意，點點頭，溜回他的安樂窩。從來沒有人抱怨他的廚藝的。

望生等他父親坐好，也就打橫坐下。他們不言語，漸漸飲食提高他們的精神，斷了的話重新續起：

——我說有樁事跟你商量，其實這很可笑。

老人與奮上來，額角冒着汗，黑黝的臉色有些透紫。

——我今兒個做了樁事，也許錯，也許不錯，管牠哪，別人說我荒唐也不定。外人

不相干，我倒要聽聽你的意思。

出：

但是他不說下去，反而移開視線，看着地。望生急於知道他的隱秘，不由銜口而

——爹，你說。

——我說，望生，咱們中間要有個女人，你說，望生，要有一個女人主家，咱們不方便些？

父親終於仰起頭，看着望生，等候他的答覆。他却心亂了，喜的是父親點破了他無從開口的題目，但是題目下來，又不知怎樣應付才好。他最後道：

——我……我也這樣想。爹雖說身體好，精神旺，不過年月久了，遲早總得有人服侍。我又常在地裏。家裏就仗着七伯，再過兩天，正經飯也要吃不到口，要是有一個女人，替我服侍爹，洗洗衣服，做做飯……

父親趕忙承住道：

——是呀，是呀。我告訴你，因為清理賬目，我查出張木匠欠我的那筆款子。我叫人催了他好幾趟。今兒早晌，我在老虎洞西口外溜達，無意碰見他。我約他到舖裏櫃房，把我的苦況老實說給他聽，請他早些想辦法，就算我不要利息，那五十四塊錢的

本錢總該歸還我。我知道他沒有力量，不過這攔的太久了，所以你趙叔私下不知慫恿了我多少回，你趙叔是精明人，他以為遲早他歸還不了，攔下去終不是事，索興擠他一擠，說不定效驗。他坐在箱櫃上，望着窗，老了十幾年的樣子，我真不知道怎麼往下催索了，還是你趙叔好，對他發狠道：

「沒有錢，賣掉你女兒，反正債不能拖一輩子的。」

我們三個人待在屋裏，半天誰也沒有開口。張木匠低下頭——怎麼！望生！望生的眼睛瞪的圓圓的，手裏的筷子停在半空，臉白的和中了邪一樣。經父親這一驚問，他醒了過來，歛一下神，啞嘴道：

——他很可憐……我不曉得他欠爹那麼多，五十四塊錢，這……

老人以為他僅僅是可憐張木匠，於是接下去道：

——可不是，我要不是害怕舖子倒閉，絕不無故擠他。他是個老實人。他坐在我面前動也不動，後來搓着手，問我道：

「你真逼我還嗎？」

你趙叔回道：

「不是逼你，是你還不還。」

他看着我道：

「大爺，你知道我一天不如一天，周轉不出來的。」

不等我說話，你趙叔就搶到前頭道：

「一家有一家的苦處。」

他低低說了聲「是的，」我們就又不言語了。隨後他走到我跟前，瘋了一樣，移

移撇撇道：

「那麼，我就把女兒折給你，怎麼樣？她，十八歲，叫招姐，是你見過的。」

望生急忙插話着：

——你怎麼樣？爹，你不是的！

——哦！我簡直莫明其妙。我沒有心思逼他走絕路。我當他說笑話，我看了他一眼，馬上我明白他說的是真個的了。我倒移攸了。我沒有心思作孽的。全虧你趙叔，走在優老頭子跟我中間，伸出手，衝我們道：

「好！一言爲定！」

我吃了一驚，從坐的地方站起來。我來回只是走。慢慢我想，只要他情願，未嘗不好。咱們家裏正也缺個女人。他女兒我見過的，總算個正經姑娘。娘家窮也就罷了，好在是填房。我就跟張木匠講，真要這樣的話，不算還債，我就名媒正娶過來算續弦好了。

望生的臉色變成可怕的慘白；外表彷彿一座石像，內心却是一鍋的沸水。他缺乏字句表示他紛繁的情緒。好像晴天一聲霹靂，或者迎頭一棒，他所有的情緒全麻木了，整個變做一張白紙，和他沒有活過一樣。然而他活着，手裏小半塊的饅頭叫他捏成個球。他苦笑着。他沒有聽清父親繼續講些什麼，他低下頭看着他的鞋頭。他只

意會他們商量定了交易，趙掌櫃算是大媒……這太胡鬧了，卑鄙，可羞，簡直對他是  
一種說不出來的刺心的侮辱。他痛苦到了萬分。他站起來，翻身望着院子。屋裏忽然  
靜了。

——做什麼，望生？

——我到地裏去。

他走出去，奇怪他有腿，有腳，居然會在地上行動。在太陽地停了停，不等狗歡歡  
喜喜奔過來，他就拐出過道不見了。

父親很難受，以為這是兒子反對娶繼母表示。

### 秋野

在恬靜的陽空中，從高粱地傳出一首歌謠，彷彿一種粗獷的低音，統治而又溶  
於諸般天籟。站在田塍的小道上，有人也許心情弛鬆了，漸漸快適上來，然後明白是



這自然的音樂，彷彿一把鑰匙，輕輕打開他鎖住的靈魂，於是在這萬綠蕪鬱之中，靜靜立住，目光穿過一叢交割的小葉，或者掃過一片穀子的波浪，心想尋見那無我的歌人。

但是那歌人，却是唱了爲自己開心的。他坐在深密的玉米地，離小道還隔半畝的高粱。兩排長鞘似的綠葉，隨着微風，送來些訴不斷的耳語，在他頭上調情似地遊戲。他不唱了，望了望四外，然後站起來，繼續他的工作。他走在兩行削長的高粱中間，用手劈着左右的葉子，握滿了手，便一小堆一小堆拋積在地上。葉子離開母體呻吟着。他墨玉似的麻臉無所表示。任誰也猜不透他當時的心思，是快樂？是悲哀？無論是什麼，全同自然中和了：如若是快樂，便越發永雋些；如若是悲哀，便減輕了許多。走近小道的時候，他聽見什麼聲音，他用袖子揩着汗，把頭伸到空地。

從北慢悠悠走來三位他認識的老少；前面是增家的小學生，中間是他的先生，後面一位叫先生遮住。小學生穿着一身新竹布袍子，上面套着個小青緞背心，手裏

拿着他的嵌着一顆朱玉的瓜皮小帽。他的眼睛不安分地射向高梁地，希望發見他憧憬着的什麼東西，但是他膽怯地，狡詰地，不時朝後瞥瞥他的先生。這位村學究有五十歲左右，從他乾癟的臉，蒼悴的膚色和四方的步子，你就可以看出他博學來；他輕易不向人笑，尤其當着婦孺面前；他似乎沒有家，至少他不隨便和村人談起他有家，即使談起，絕不露出什麼情感來；他好像生下就爲教書來的，所以人人對他一體尊敬，有時還攙上幾分畏懼。他的右手握着一根長旱煙管，而且不知怎樣巧妙地一繞，手縫墜下一個小煙袋，總子一樣搖擺着。落在後面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農夫，不是白塔庵，是東大院的。他臂上掛着一個竹籃，盛着一二十顆白淨的大雞蛋；他低着頭，好像一肚子心事，却又不大願意和人道破。

——黃九，你在這兒！

小學生忽然叫了一聲，在歌者面前停住，好像尋找的就是他。然後他指着師傅，自動報告道：

——我們到五道口去了才回來，走小路，繞遠，可比大路好。呵，你在去高粱葉子，黃九扔下手裏一把葉子，走出地邊，和大家問候。師傅問他道：

——莊稼好！你一個人嗎？

——還將就；只要沒有兵騷擾。我哥挑回一擔去了，剩下我獨自，眼看也就完了。他轉回身問落後的農夫道：

——劉哥，你怎麼也打這兒過？

——勞你惦記；我到我姐家去的。許久不見，你發福多了。

師傅接住道：

——我們正在談論他姐的事；她病了，他來看她的——好，那兒有棵樹，我們過去歇歇。

指着不遠高坡地方一棵老榆樹，他走過去。顯然他想聽完劉哥的敘述。他有一個怪習慣，常常尋找機會打聽別人的事故，不是表示他的才學，就是因為自己一身

清淨，有心可分。村人通常總把他看做萬能，事無大小，都會前來請教的；他不過依照情況，表示一點情感，然而對於村人，這却也就很夠了。

小學生跳進高粱地，攔住黃九道：

——我一路沒有瞧見一個蚰蚰。我在那邊墳上看見一個，怕我師傅，沒有敢過去；我過去了，只是一個小油姑螻。我不要什麼，什麼偏偏多。你瞧，這高粱桿兒上就是一個！真怪，飛得這麼高！

黃九微微不耐煩道：

——牠爬上去的。

——爬上去的！你爲什麼不送我幾個蚰蚰呢？你答應我的。我自己不敢說，師傅說我的。

——你在這兒待着，師傅要說你的。我們看他們去罷。

他們過來，只見師傅靠住樹身，舒舒泰泰，盤住腿，席地而坐；劉哥蹲着，像個心不

在焉的兒童，拾起一根枯梗，在土塊上描畫。一個面向北，一個面向東，他們坐在樹蔭那邊。黃九和小學生悄悄溜過來，坐在他們兩旁。劉哥敘述道：

——我本來不曉得她病，直到今早在海甸街上，碰見張木匠，我才聽到。本來許久我沒有走親了，當時買了些果子點心，決定看她去。張木匠說她就想喫涼東西，渾身發燒，所以我想到買些果子。回家跟老人家一提，她可真著了急，說怕是姑爺欺侮了她女兒，又不知是請了大夫沒有，催我丟下地裏的活快去。

先生插入問道：

——他們夫妻打架了，不是？

——您聽着。這一回可真麻煩，還是爲了些囉哩囉索的家務。禍根子是艾花的親事。她如今十七歲了，該是說婆家的時節。其實一樁小事，原本用不着大爭小吵。姐夫有個脾氣，凡事不大和家人商量，說什麼就是什麼，從不想到這合不合別人的心思；他女人又是種怪脾氣，越不跟她商量，越要插到裏頭，好歹全不讚成。男家媒人以

爲權柄統在男人手裏，就專同我姐夫接頭，本來在這文明的年光點兒，總算欠點兒情理；我姐夫是死心眼兒，一牀的夫妻，就半個字也不透他女人知道。大概是男家八字送了來，惹的她滿心不高興，當晚跟她男人吵了一場，說她不把女兒嫁給那樣人家。艾花這丫頭，跟她媽一個鼻孔出氣，儘是哭哭啼啼的。姐夫大概是打了我姐兩巴掌，後來就跳起腳走了，直到現今還沒有回來。千不該，萬不該，他不該打自己女人。

先生應和道：

——這是不該；他到那兒去了呢？總還是找回來，大家慢慢說合說合才好。他們夫妻平日又不是不要好。

——是呀！這才讓我姐傷心，說她活夠了，二十年的夫妻，臨了爲女兒挨他一頓打。她直鬧着尋死覓活。她對我哭了一場，求我兄弟替她作主。您瞧，我爲難不爲難？姐姐是姐姐，姐夫是姐夫。我走的時候，張木匠的女人跟小女兒都在那兒，陪着艾花勸她娘。

說到這裏，大家聽見榆樹向陽那邊發出一聲哼唧，嚇了他們一跳，立刻都回過頭，看着這邊。這不是別人，正是望生，懶揚揚倚住榆樹，就站在先生後背。他們不明白他什麼時候走來的。

他向他門點頭微笑，心裏好像什麼事也沒有，彷彿一個遊手好閒的小光棍。衝出家門，他失了魂地踉蹌着；隨後靠住車門，他向北望着廟前朝天的牌樓，腦子空空的，和六郎莊荷花池裏的草人差不多。老狗悄悄來在他的前面，逡巡着，看見自己引逗不上他的撫愛，便伸過鼻子，在他的肥袴褪上磨蹭着。他覺得小腿癢癢上來，恢復了他茫然的知覺，低下頭看着牠可笑的獻媚的動作，他無動乎衷，喊了一聲：「去！」擡起腳把牠踢遠了。老狗跑進去，蹲在二門的石階上，映着眼睛，彷彿傷了尊嚴，懊惱地疑問牠變了心的少主人。

他舉起步子，穿過曬高粱葉的空場，走向對面的大路；他從一口小井旁邊過去，那樣近，他也不想他會掉下去。他看着大路上積存的一坑一坑的活水，和在太陽

下蒸成白臉的泥塊；這對他像有一種意義，而不是他所能猜測出的。他聽見後面有女人嬉笑和脚步，他暗罵了一聲，沒有回頭，順廟轉過去，和逃犯一樣，三跳兩蹿，踴下大路，跨進穀子地裏。穀子全快熟了，棕黃的穗子圍住他的四腰垂擺着，驚語着，吻着他新換的衣裳。他穿暹玉米地，彷彿疲倦了，靠住一棵棗樹坐下來。

這可能嗎？她做賬抵給自己的父親！不唯野蠻，簡直殘忍，荒誕，她來做自己的繼母，還要和自己走一個家門！

他不能往下推論，這刺戟太深，也太意外了；他好像等着自己心身俱亡，一點力量也沒有，軟軟地貼住棗樹，彷彿一隻失了方向的帆船，在怒濤上顛簸，或者一隻斷了線的紙鳶，在雲空裏翻轉。他奇怪天氣會那樣晴和，景物會那樣平靜。這是七月最好的一天。任何地方都是油綠，金黃；任何地方都是茂蕤，收穫；任何地方都是光明，和平。他頭上的棗樹，迎着斜陽，好像開了一蒲籃的燦爛的小綠蝴蝶，中間垂着萬千的果實，而果實檸檬色的面顏，猶如羞澀的閨女，映出淺淺的玫瑰。他四圍的玉蜀黍，垂



着長的穗頭，中腰迸出笑靨的梳着髻的子女，挺在葉桿之間，彼此挨摸着，發出微微不諧的窸窣。空裏清澄的和海面一樣，雲浮在中間，好像雪山，鑲着各色反光的珠玉。太陽照着一切。一切好像從中午甦醒出來，散出溫暖的似香非香的氣味。

他煩躁的厲害。整天和自然在一起，他也就漠於自然的美好，但是他逃不脫牠的勢力。

用手遮住前額，他測量一下太陽的位置，然後看着樹的斜長的陰影，終於扶住樹身，他毅然跳了起來。他聽見有人狂歌，很遠又像很近。這腔調他是熟悉的；他靜靜聽着傳來的情歌，覺得他沈重的心靈清洗一新，全身不似那般沸騰了。他走向歌者所在，玉蜀黍的穗頭在他的臉前拂來拂去，肩膀撒滿了紛零的碎花朵。他漸漸躑躅到小道。他望見榆樹下的小羣人。他不打算閃避，也沒有心致候。只是無聊賴地彳亍過來。他倚住樹身，起初沒有注意他們說什麼，目光掃過他們的頭頂，一直望下坡去。直到劉哥說到張木匠母女，好像他靈魂無主的浮蕩有了依憑，他不由嘆息了一聲，

而這一聲他自己聽見了也喫驚。

小學生走到他身邊。他向大家笑着，止住小學生道：

——聽他們說什麼，不要打攪。

劉哥繼續道：

——白先生，您瞧，我應當怎麼辦？我該不該把事詳細細稟給我娘知道？

先生思索着。

劉哥解釋道：

——聽說女兒女婿打架，她一定要着急的；生氣還不用提。

黃九楞裏楞症問道：

——老人家爲什麼生氣，你說？

——你想，她外孫女婿嫁大事，連她也不先稟一聲，她還有不埋怨的。

於是先生最後指示道：

——那麼，你不要對老人家過細講；你就說你姐夜裏招了涼，出回汗就好，穩住老人家的疑心。

劉哥感謝地看了先生一眼，隨後道：

——我回去先這麼說着；不過頂難的，是怎麼安排他們夫妻兩口的事，如今一個病着，一個不回家，終久不是個辦法。方才我姐還提到地裏，總得有人常去才對。

先生游疑道：

——這……

黃九快口道：

——先請個大夫，再煩人幫他們說合一下子。先生，您說？

——就這麼也成。下午你到海甸藥鋪抓上兩劑清心敗火的草藥，有現成方子，用上幾回就會好的。你姐夫那面，你就託人找回來，古人說，夫妻相敬如賓，何況……

望生沒有聽下去，他的注意集中到視線所及的坡下。這曲曲折折的小道，夾在

兩旁的高粱中間，向東拐進穀地，隨即又往北露了出來，便一直沒入一所大墳地，四面全是小灌木和高大的白楊。就在那穀地的小道上，忽然突出一個人頭，漸漸上半身，最後走近高粱地交頭，顯出全身。望生抑不住他潛伏的怒潮熱血，把臉色也變成可怖的赭紫。他提不動他的脚，他越發和自己生氣。他始終沒有想起的觀念和魔鬼一樣，如今驟然跳出他的眼簾。他的痛恨，忽然無理由地，全集中在來人身上。

這是他父親信賴的趙掌櫃。

他是一個將近四十歲的壯年人，因為背拱了起來，所以身量顯的低，奇怪的是，面孔也因而皺在一起，透出飽經世故的神氣。鼻子高高的，好像一道土堰，隔斷了兩個泥坑，而泥坑發出了灰黑的光亮。如若鼻子在外面遮住牠們會合，却擋不住二者歛回光亮，內裏有所陰謀。他的眼睛所要掩飾的，他語言的應對却替他宣洩了出來。他知道調整他的語氣，手勢，甚至於嘴角。他明白人類的弱點，使用這種知識做他生存的不二法門。

但是他依然不免爲人嫉恨，唯其人與人間，知識不能總有一切，而真正的百寶鑰匙，倒是一種我們生而具有的微妙的感覺。這就是望生不待見他的情形。他不明白父親用他做掌櫃的理由。兩下的交誼最初並不深摯，然而現今父親把他看做心腹，舖子完全交他管理。望生是一個率真的青年，所以趙掌櫃無論怎樣堆下笑臉，他只還他一個視若無睹。他並不因之少所畏懼。趙掌櫃知道人人的穩秘，甚至於望生私情的一二。他有意做弄這年輕人。不是他從中搗鬼，逼人賣掉自己的女兒，用女兒抵債，原和出賣一樣。他心愛的女孩子一旦變成他父親的填房，這可能嗎？對於生長在田野的男女，要想毀掉一個熱情，必須另來一個熱情。他們是原始的，本能的，衝動的。一分鐘以前，望生心裏沒有一絲趙久福的影子，一分鐘以後，他連想也不想，便要殺掉他。這不合理，然而還有比這更合理的嗎？

所以他的手指不由自主握在一起，而下唇緊緊咬住，他努力捺抑盲目的怒火。趙久福正好在這羣人前打住；他走的急促，微微有些喘吁。他向大家熱笑着。他走向

望生，忽然收住步，後者狂異的目光凝住他，彷彿他遇見了什麼煞神僵屍，他不自然地問道：

——東家回家了嗎？

望生點點頭。

——他沒有出去嗎？

望生搖搖頭。

趙久福轉回身，向大眾透出神秘的模樣，放低聲音道。

——你們猜我在那邊林子碰見誰來？

大家全看着他。

——呵！她長的那麼標緻！真想不到！我有兩年不見她了，猛然一見，倒吓了我一跳。我奇怪那兒來的這樣秀氣的姑娘！我過了五道口，正要穿進那座墳地，就見從東邊，嬌嬌婷婷走來一位姑娘。我楞住了。我想起這是誰了，她也閃在道旁站住，害羞的神

氣，好像認出我來。我就搭問道：「姑娘好。」她給我請了個安，回道：「大叔好。」我正要轉進林子，她就在我背後問道：「您打海甸來嗎？您見我爹了沒有？」我笑了，說他已經回家了。我真想不到她出脫的這樣好看，真是女大十八變，隔上一年不見，就另是一付長相。這一鄉怕要數着她了！

劉哥以爲說的是他甥女，臉上不免帶出一點驕傲。黃九問她是誰。趙久福幽默道：

——還有誰哪！這就是……

不等他說完話，便見撲通一聲，他倒在高粱地了。這動作是如此不意，敏捷，猛烈，人們全驚的站了起來。他們望着石像似的青年和地上啾啾的趙掌櫃。望生審量着脚前抱住頭的可憐蟲，然後發狠笑了一聲，跳出圍住他的壁壘，一言不發，往北跑掉，好像他已然不屬於初秋的世界。

這時風刮了起來，地裏各處，從葉子到穗子，從高粱到毛豆，發出不同的呼嘯，而

天色也往黃昏多走了一寸。隱伏在白晝的鬱怒終於隨着黑暗散開。小道上的人們喧嘩了一陣，攙起受傷的人，懷着各自的疑團，向南緩緩走去。他們有一個不期而同的思想，就是一路不談本題。他們誰也沒有想到追回望生，因為趙掌櫃雖然按住青腫的鼻頭，不住地呻吟，始終沒有吐出一個復仇的字眼兒。太陽往西墜落，他們身上也散滿了高粱的影子。

這條小道靜了，不過十分鐘以後，在白楊林裏，榛莽遍地的草徑上，顯出一對少年男女來。他們牽着手，披開叢菁，坐在一張破裂的發烏的石桌上，四周是密密的深綠的白蒿，和伸出長蔓纏繞各色野生植物的奶心草。他們可以灼見行人，而不爲行人窺覷。這是一個長形的大塋地，足有四畝寬窄，磚垣早已頽圯，由各種小灌木封閉或者代替。正東剩下一個巍巍獨立的大門，中間是一塊綿軟如茵的草坪，南北斜踏成一條便道。過來便是沒遮欄的壯實的野草下面掩藏着若干墳塚與石器。望生和張木匠的大女兒，不言語，看着腿邊紅透的酸棗，聽着秋野的天籟。樂天的要算蟋蟀



了，隱在草根或者土縫，一遞一收地合唱着；同時高大的白楊，搖着鍍了銀的圓葉，在半空彈出悲壯的音響，哀悼人間的罪惡和腐朽。悲哀漸漸網住這一對癡情的男女。天開始黑了下來。

### 田原上

到了夏秋之交，所有的農植從綠而碧，從碧而黃，全發展的蓬天鋪地，於是一椽兩椽的簡陋的民房，在牠們的稠枝密葉中間，偶而閃露出來，彷彿大自然的眼睛，大平原的靈魂。忽而竹籬，忽而高粱屋頂，增加無限田野的嫵媚；沒有了牠們，大好景緻就像失掉歸宿，眼看阡陌荒蕪下去。彷彿美麗，沒有了愛情，就要萎棄；好像一天的碧藍，沒有了銀亮的星星，顯的分外地空虛，黑暗，悵惘。然而冬天來了，北風平地刮起，一切的收穫貯在倉房，或者糶進糶店，於是怎樣一個對照！在一些枯枝爛葉中間，這幾所民房依舊立在那裏，赤裸裸的，和茅棚底下的牲畜一樣，寒寒瑟瑟，彷彿去了翎的

孔雀，剩下的唯有醜惡。

這些民房散了開，較近的幾家自相聯結起來，稱做一個村子，便在某家臨路的牆角，或者十字交口的大樹身上，釘着一面藍地白字的木牌，寫出那代表不到十家的驚人的名稱：驚人，因為你看<sup>？</sup>不見村子，任何成爲一所村子的徵記。請教五道口在什麼地方，你老於是一方長而且窄的蝕落的木牌，釘在一棵老槐樹最大的一枝上面，而這棵老樹正好長在兩條大路交口的一旁；但是那些房舍在什麼地方，那些風吹雨打的房舍？

什麼地方，就在二百步以外，藏在兩棵千條萬葉的楊柳後面，是張木匠的家。呵！怎樣緊密，而又曠野，怎樣寂靜，而又孤獨！彷彿牠要隱住牠的秘密，然而牠的外表又那樣飛短流長！

這是一排三間向東的屋子，用破磚和石塊墜成，從牆毗連着將近一畝的鬱茂的玉蜀黍田，面前是一個不大的院落，用玉蜀黍和高粱的長稈做籬圍住。靠着東南

角，砌起一堵一人高的土牆，草草架起一間牛棚。窗下放着一個桑條編的雞籠，大門是四根木柱夾上高梁桿，另外插了好些酸棗枝好像防備偷盜；門前偏南，緊靠北面的菜畦，是一塊不整齊的小打麥場；一架磨石，彷彿怕人笑話，用南牆掩住牠的粗麻。有一條小道，從大路斜着曲折到大門前面；兩旁一邊一棵柳樹，撒下大片的陰涼。

那扇大門平時多半關住，如今忽然推開，從裏走出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老人。彎着腰，手交握在背後，慢慢地穿過打麥場，然後在磨旁站住，看着牠，臉上木木的，好像一無所知而衷心感動，於是靠住石盤坐下來。夕陽的殘光眼看就要消失，流下幾絲照着他的老臉，然後在石盤的頂端收住步，好像臨別秋波故意一轉，映出五色的寶星。然而猶如迴光返照，一層深慮焦憂的暗影隨時可以掠上他的面孔。北風跳下舞伴似的籬牆，吹直他一頭的亂髮，不等落平了，立即奔向鄰近的農田。

他想着那無數欺騙他的往日，腳壓住木板，手提着鋸，腰彎在凳子上，他苦作不休，而所有他的指望全隨着木屑飛散。

他不是本他的土著。不到二十歲的光景，他便跟着父親，離開河南的信陽州，來到外路謀生。他們是手藝匠，所以糊口並不困難，其後流落在海甸，賃了一間舖面，而且前清末年，市面比較現時興盛，他們很賺了幾筆小財。他們因之在五道口附近買了十畝地，立門成戶，儼然是個小康人家。三十歲左右，父親出來做主，給他相了一家破落戶嫁不出去的姑娘，娶做賢惠的中饋。因為一家全是老實人，心直口爽，或者心短口拙，而且常常在外做活，遠近十里的人家總算相安無事。於是民國成立，隨着顧主地位的低退，市面驟然荒涼，他們的小門面也有些搖搖欲倒，好比俗語所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然而不知怎樣一把火，燒掉海甸的小門面和牠的老主人。這過分悲慘的結局，正好在一個午夜發生，老主人一個人在舖裏過宿，而少主人先在白天回轉五道口。直到現在，一提起來，人家還說他不是，有時輕輕嘆一聲，帶有不少譏笑的分量。甚至於有人暗示是他自己放火，好省一口棺材哪！無論如何，他不謹慎。沒有一個人想到，

這所小舖面由他們父子赤手制成，如今連貯藏的木料一起燒成灰燼，把張木匠帶上怎樣一條負債的長途。

人類永久相信自己的能力，預期未來的成功，不過未來，唉！是海灘上日光之下的蚌殼，一到現在的陰影裏面，便露出本來的石灰質。在悲慟之中，他用希望自勵，以為自己一定能殼歸還不期而來的債務。他忘掉他已經四十五歲；他忘掉他處在怎樣一個時代和環境；於是五年過去了，他的老腿直是跨不過他的債臺。起初他在一家棧房傭工，大約因為有所憎惡於棺槨，他設法蚤緣到一家大木廠做活，希望未嘗不高。可惜他僅僅應個短工，因為每逢農耕期間，他必須回家走走，幫着妻女上地。他不得不兩頭兼顧，而這兩頭，原本都該輕快，如今却變成雙重擔負。同時連年戰禍，兵匪騷擾，市面蕭條，全索興湊在一起，打碎不知多少將圓的好夢。木廠被軍隊佔住，改做什麼辦公處，而木料，雜着商人的呼籲，辟里拍拉地當燬柴火燒掉。于是他只好丟下海甸，專心務農。有時他依舊揹上一匣鏗鋸，給近村的鄉紳修理桌椅等等木器。

漸漸年月和他衰老一起增高，不見債主催索，他也就從記憶一點一點勾消。最後慰貼自己，債主或許忘記他這筆銀錢了。這正是人類共同的墮性，起初存心還賬，隨即想法賴債。但是張木匠，雖說在海甸做了將近二十年的活，六七年來始終打算湊足這五十四圓大洋（加上複利，該有一百多了罷），並不像人意料的那樣不堪。但是他湊不出這小小的數目，而且他曉得明家不會逼他。最初借的時候，明家向他慨然道：「拿牠去罷！拿牠去罷！我不計較你的利息，這滿應當，拿這錢抬口棺木。我不該計較你的利息的。」隨後又道：「等你手頭寬了再還我罷。」聽着這樣仁德的話，拿着那樣長的一包現洋，雖說上了些年紀，他感動到流下了淚。他堅持立一張借據，他相信自己會掃數清償。對於一個自來勤苦的壯年人，這簡直近似慚愧。然而人事無常，他慢慢不再相信自己，慢慢他忘掉這筆宿債。

不過，噢！今天早晨——有什麼能描寫他每况愈下的更深的錯誤呢？當時良心和感激彷彿四堵高牆，閉住他的去路，於是——他有別的办法嗎？——他用下一

代了結上一代的罪惡，形成另一種罪惡。現在他回到家，看着四周的物事，醒了，另一種良心和溫情湧上他的面前，他唯有懊惱、悔恨，和這一切情緒交戰之後的一種空虛。怪罪自己嗎？也許；然而他那樣忠厚，做一件事，總有一件事的道理。然而他的心情究竟不是一個遺憾可以括盡，而且這沈沈的，沈沈的，彷彿他失足跌下井口，暈旋着，旋轉着，或者在一個地窖底下工作，窒息，打冷戰。他不得不步出屋子，院子。但是風從他的耳邊吹過，也像幽幽地說他錯了，錯了；於是萬籟齊鳴，一種農植彷彿說着一個不同的理由。他從磨盤站起，蹣跚到後牆，踱向他父親的墳墓。

同時他女兒推開門棧，走進院子。因為走路急促，她的臉色更加紅潤，不像心裏帶着一團疑懼；她眼角的淚水已經乾了；站在門階，不由自主，她就移攢起來。她曉得父親在屋裏，而且還坐在什麼地方，吸着他那不見斷頭的旱烟；怎麼樣？進去嗎？一路她無二的思想是當着父親，親口問個明白。但是如今不知什麼地方忽而兜來困難，叫她覺得不便啓齒；她在風門前面遲疑住，看着一隻花頸的母雞，從裏推開風門，在

她脚旁扭向雞籠。

她父親不在屋裏。看着桌上的空烟管，一種奇異的舒適襲着她，同時興奮過久，她開始感到疲忒，和身坐向椅子。兩隻小鷄彳亍着，在厫邊尋覓食物或者牠們的母親。她出神地望着牠們，什麼感想也沒有，彷彿一切神智停止活動。牛在院子的棚下面哞哼着；她聽見牠從地上站起全身抖擻的響聲。風在窗外嗚嗚地吹着；臺階上像有什麼洋鐵傢具滾在院心翻轉。

陡然她有了一個念頭，就是她該工作了。她斂住搖搖欲墮的心旌，重新站起走向院子。她從臺階抱起一捆柴火，攔在竈門旁邊，預備燃火煮粥。起初是淘米淅瀝的水響；隨即鍋裏添水的聲音；於是風箱一抽一送地嗚咽着，乾草和劈柴在鍋下面也因聲作勢起來。漸漸音響全止住，只有案板上切菜的急切。天眼看要黑，已然發黯了。她推開風門，奇怪父親到那裏去了。從小道上來了一個人，却是她兄弟，背上扛着一大捆奄奄待斃的綠高粱葉，彎下腰，幾乎壓的看不見頭面。她跑過去，先爲他開



好門棧。她說了一句「回來了。」跟着他走到牛棚外面。他放鬆手上的繩頭，一仰身，扔下背上的重負。他有十四歲了，比起姐姐矮半個頭，然而身體壯實，已經趕着學習成人操勞。

「媽還沒有回來嗎？」

「沒有；他們留住她，還有妹妹。」她先過去拉開風門，等着他一同走進屋子，然後道：「你沒有見爹嗎？我先前回來沒有看見；可是他早回來了。飯差不多了。你不餓嗎？今天飯晚了。」

「我餓了；」她兄弟答道：「你看爹去，要不我先吃了。」

「等等，乖孩子；」她笑向他道：「小心爹回來看見罵你。」

「我？」他坐在椅子上，一壁伸懶腰，一壁譏笑道：「我倒替你擔憂。一頓飯做到這時候，不怪一提找婆家，爹就發愁！」

她瞥了他一眼，有些怨抑，扭頭走出屋子。這彷彿一針扎在她心上。她知道他無

意，不過她受了傷。她推開門找，向四野望，然後轉到打麥場，依舊不見父親，她不知不覺有些害怕，叫了一聲：「爹！」風應着，壓下她尖銳的呼聲。她想父親或許沒有回來，路上的人錯告訴她；平時她絕不介意，不過如今她有一種強烈的矛盾的欲望，尋見父親證實自己憂懼的無稽。然而她又怕見他，不幸證實他的真實。她應該怎麼辦呢？反抗——這在有史以來她的生命線外；她自小認識服從，無條件的服從，這幾乎溶成她生命的一部分，犧牲——哦！她沒有那樣高的精神教育，遏抑她人性的呼籲。她茫然於她的一切。

轉到房子後面，隔着玉蜀黍交織的長葉，在灰壓壓的一片當中，她灼見露出一個較黑的身影，於是披拂開兩行玉蜀黍，她跑過去，喊着：「爹爹！」她看見他轉向她，楞住，而且微微吃了一驚。他站在一個土塚前面，極不安寧地忙候着他女兒——爲什麼她忽而尋來，莫非——他不敢往下思索，兩隻手機械地撒着。他女兒顫着小步跑來了，看着他——他像更老了，彷彿隔了幾年重晤，不由她不奇怪，爲什麼他丟下

烟袋，一個人逗留在冷清的墳頭，倒像有話傳稟九原的祖父。他從來沒有這樣動過感情。

「哦！你一個人在這兒！」她鼓起勇氣道：「爹，我真沒有想到。路上我聽趙掌櫃說你回來了，可是回來屋裏不見你，我正說你到了那兒，我瞅見桌子上你的烟袋。」

趙掌櫃正是明家海甸當舖的掌櫃。

「我回來時候，你們都不在。」父親囁囁着，最後詢探似地問道：「你在什麼地方碰見趙掌櫃？他沒有對你說什麼？」

「我在穿過松家墳地的小路上碰見的。」她踟躕一下答道：「我認的他，他那樣子像不認的我了；他想不到我長成了大人。他沒有跟我講什麼，就是你回家還是我問的他。」

父親點着頭，心神不屬的樣子，隨即指着墳，向她枯澀地道：

「記住，這是你爺的墳！」他的聲調有些改變，一種非常的力量附在他身上。靜

了靜，他添上一句道：「他是火燒死的，他的舖子也燒了。我們賒來的木料也燒了，什麼都完了。我欠了人家好些錢。」

他不能再繼續下去。這對於他已經算太多了。

她顫索着，和四圍的玉蜀黍一樣；她頭上編不進長辮的短髮，迎風飄揚着。她長大沒有特別看過西山和夕陽一眼；如今覺得全整個疊在她的生命上面。她不明白父親的言外之意。她過去扶住他，向打麥場走着。

用飯中間，外面跑進一位七八歲的小姑娘，破開屋內的沉靜。她是張木匠最小的女兒。她用小手揉搓着自己的辮子，站在門限上，望着圍桌而坐的家人。院子是鷄叫和搨撲的聲音。

「媽哪？」姐姐回身問她。

「招姐，」母親在窗外應道：「你回來也不說把鷄關在籠裏頭；天黑了，保不定有黃鼠狼來。你爹他們都回來了嗎？」

「都在喫飯哪。」她答道：「媽，你們喫過沒有？」

「我喫過了。」母親不等說完，就轉問她小女兒道：「不過二丫頭，你不餓嗎？」隨即向屋內解釋道：「這孩子才會做客哪。艾花媽直讓她喫，她只是裝羞。」

「我不餓。」二丫頭攏近屋裏正中靠牆的飯桌：「我也不裝羞。」

「外頭做客，敢情要老實些！」她哥哥接着道：「可是你們喫了些什麼好東西，也不說說？」

「有什麼好？還不都一樣！」母親從外進來，一句話短短截住。

她比丈夫看起來小八九歲。在一家大小裏面，她的身量最高，肩胛寬大，腰圍粗實，一看就知道是一個下苦耐勞的農婦。這種女人的心腸和她男性的外貌正相反，是溫柔的，順從的。她沒有什麼正經親族，所以她感覺不到這方面的悲哀；這要是會影響的話，倒讓她更和家人親暱，更同鄰居和悅，更對自己刻苦。她簡單的頭腦容存不下過去，她看見的只有現實，結局她接受一個意義：操作。她不是那類樂天派，所以

她會答人一句：「我的命很苦的；」如若追問下去，她立刻會告訴人：「天待我已經很好了。」她好像地母那樣寧靜；她憂慮的是牠的兒女，她的家，她的男人。

她從套間拿出油燈點上，黯澹的燈光，通黃地只照着桌子近處。

「艾花媽怎麼樣？」她丈夫裝上一袋烟，問她。

「好多了；」她坐在招姐騰下的凳子，看後者攬住二丫頭腰，一同走進套間，然後繼續道：「其實她生氣並不全由艾花她爹打她，這不算什麼，在男人跟前委曲，她嫌男人太不把她當人看，親生女兒一點不許她過問。我勸她想開些，夫妻吵回子是小事，女兒終身究竟攔不得。况且她爹錯處只是事先沒有和她商量，其實不是我說，女人實在跟不上男人，見識也不過半間屋子大小。說來可笑，她今兒個雖說不好講出口，我猜也猜個一半。不是別的，她男人一天沒有回家吓壞了她。」

「她男人還沒有回來，那麼她兄弟哪？我在海甸碰見他，告訴他去的。」

「她兄弟早晌來看她，還帶了一筐菓子點心，全是上好的東西；她回了二十顆

新孵的雞蛋。她求她兄弟給她做主，她的錯兒她認，不過——不過——你知道，她的意思是要他查訪一下艾花她爹。我明白她的心。那一個女人不心疼自己男人？就讓他錯反正總是自己男人；再說男人不像女人，就是錯也按着個道理走。」

張木匠靜靜地聽着她的倫理和哲學，低下身，在鞋底上磕掉烟嘴的灰燼，許久擡不起頭來。

「艾花姑娘也真好！」見他不言語，她繼續道：「她今年十八歲，比我們招姐大一歲，什麼都明白，一點不是那路胡塗孩子。我問她願不願意她爹說的那人家，你猜她回我什麼？好孩子！她起初不肯說，後來紅着臉道，只要爹媽都合意，她不算什麼。不是嗎，招姐？她藏在你背後說的。」她轉身問向套間。

「是的，媽。」招姐低聲答着。她跪在匠蓆上鋪疊被褥。

「其實我們招姐也不小了；」母親放低聲音，向她和在夢魘的丈夫提示道：「我說，爹，你在外頭平時多留點兒神，別擔擱了她，叫外人笑話我做媽的不是。」

招姐不禁在匪頭坐下來，幸而是在黑夜，不然二丫頭會叫起來，看着她睜圓了的眼睛和呆板的身架。她急于聽到父親的答覆。

但是外間靜靜的，只有他粗糙的不均勻的呼息。在這長而無望的中間，母親嘆了口氣站起來，向對屋的兄弟問道：「你睡了嗎？牲口你喂了沒有？」——這孩子！我就知道你要忘記！」她過去推開風門，走向牛棚。她移開擋住棚口的板門，正要進去，就聽身後跟來一陣零碎的步聲。她知道是招姐跑來幫她的忙。她們都沒有言語。招姐提起槽旁的木桶，看見裏面還有半桶水，順手攔在槽口倒下去。她盼望她的心事能像水這樣暢快地流洩。

這是一個初秋的月夜，風已經收住，蚊蛾乘勢在空裏飛撲，蟋蟀，金鐘兒全出來在草地歌唱。母親倚住棚壁，看着招姐拌草。牛伸過頭，在她身旁咻咻地聞着。母親的視線充滿了慈愛憐惜，以及一種說不出的母性特有的情感。這一剎那怎樣帶她回到少女的時代，另一個溫馨的世界，雖說當時貧無立錐之地！這絕不是自己從前所



敢想到，面前立着和她一般高的一個姑娘，愛她，而且代她操作。牛拴上槽頭，女兒站在她的身旁。

「媽，你聽我！」

「什麼事，孩子？」她本能地覺出女兒的奇特和熱情。他握住女兒的手；這一雙手，連起女兒的身子，全在顫索。

「媽！我害怕——我難受——幫幫我，媽！」

她的眼淚滴向母親一雙粗大的手背。後者極想在月光底下看清她的面容，但是她攏近了，將臉貼住母親的前胸。

「媽，你曉得我的心，我的心，你不要跟爹一樣叫我難過。爹今天跟往常不同，你沒有覺出來嗎？他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他有心事，不肯告訴我們。媽，問問他，我怕他想的，是我——」

「你什麼告訴我；我就說他今晚有點兒怪。他早晌去的海甸，不知做了些什麼」

事。」

「我不知道。我只覺得——媽，你問明白他，說不定你一句話就中用。」

「好孩子，你翻去罷。」母親摸着她的肩膀，輕輕推她走出棚口道：「等他脾氣好點兒，我自己慢慢問他，要不他會生氣的。你先翻去罷。我就來。」

招姐走進屋子，和她方才出去一樣，父親低着頭，依舊坐在椅子上，吸着烟，一點沒有體會她們母女爲他憂切。望着他蒼白的亂髮，她失掉她一腔的怨懟，明白他內心的紛擾根本在她羸弱的經驗以外。平時她會立刻跑過去，站在他身邊，設法引逗他的興趣，暫時遺忘一日的辛苦；如今，什麼東西隔着他們父女，通黃的燈光也不像從前那樣燃起他們的溫情。他希望他能殼擡頭看她一眼，同時她又惴惴於此，因爲她知道，她會訴出她一切的疑懼，甚至于她和望生的私情。但是直到她走進套間，他坐在燈光裏頭，一動也沒有動。

「姐，是你嗎？」二丫頭聽見她輕輕的脚步，在黑地裏問她。

「你還沒有睡着？」她過去摸着妹妹的頭髮；「我也要睡了。」

她們不再言語；招姐在妹妹一旁躺下來。她們聽見母親走過窗下的響聲。

「姐！」二丫頭在她耳邊悄悄喊道。

「什麼事？」

「噢，我在想！」她神秘的樣子，如有所疑道：「你能告訴我嗎？我納悶你跟艾花

姐——她爬在你懷裏哭，背着人，爲什麼？」

「哦！」招姐緩了緩，然後不在意道：「傻孩子！她爲她媽難受。罷罷！」

「不；我知道。」妹妹決定道。

「還有什麼呢？」她出奇地看定妹妹閃灼的眼睛。

「不用瞞我，」妹妹傲然道：「我傻，可是比你機伶；我猜她爲什麼哭，可是你不

知道。她是爲她爹難受。」

「是的，你機伶，你猜對了！」招姐諛譽她道：「不過，妹妹，罷罷！」

但是招姐自己睡不着。她一絲的瞞意也沒有。怎麼睡呢？她閉上眼睛，可是一天的事映在前面。她想着女伴，望生，她自己：個個陷於不可知的類似的黑暗。油燈依舊亮着，父親仍然坐在桌子旁邊，母親已經闔住風門進來。母親只問了父親一句睡不睡；父親唯了一聲，站起到對間去了。燈熄了。母親走向她這邊，隨即在匠頭橫下身子。窗上灑着青灰的月光，引誘住她漸將疲倦的視線；同時月光移動，向下，向右，漸漸全窗變爲黑色。她終于入眠了。

不知什麼時候，只見窗上重新現出乳白的顏色，她忽然醒了過來，聽見黑地有什麼東西響着。她辨出父親的聲音。他坐在母親枕頭旁邊。母親幽噎着。

父親：「我不能賣掉老人家立下的家產；替你們打算，也不應該。」

母親：「爹的話對，不過我的招姐——我苦命的女兒！」

父親：「這沒有法子；我想了一天，我沒有法子。」

母親：「可憐的爹！我一進屋子就覺出來，招姐這精靈孩子，怕早就看出你來。她

叫我問你。」

父親：「是嗎？」

母親：「喂牛的時候。」

沉默。

母親：「爲招姐打算，倒也好；雖說做填房，男人年紀大些，究竟強似嫁到窮苦人家。我怕的是，他家有個孩子，跟招姐年紀差不多，回頭欺負她。」

父親：「不過他們家也趕不上往年了。」

沉默。

母親：「這事真說定了嗎？」

父親：「還不算一定；不過，我從來沒有改過口。」

母親：「我就怕你這種脾氣。」

沉默。

耳朵。

父親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去了。母親坐在匠頭出神，漸漸什麼聲音懾住她的

「招姐，你醒來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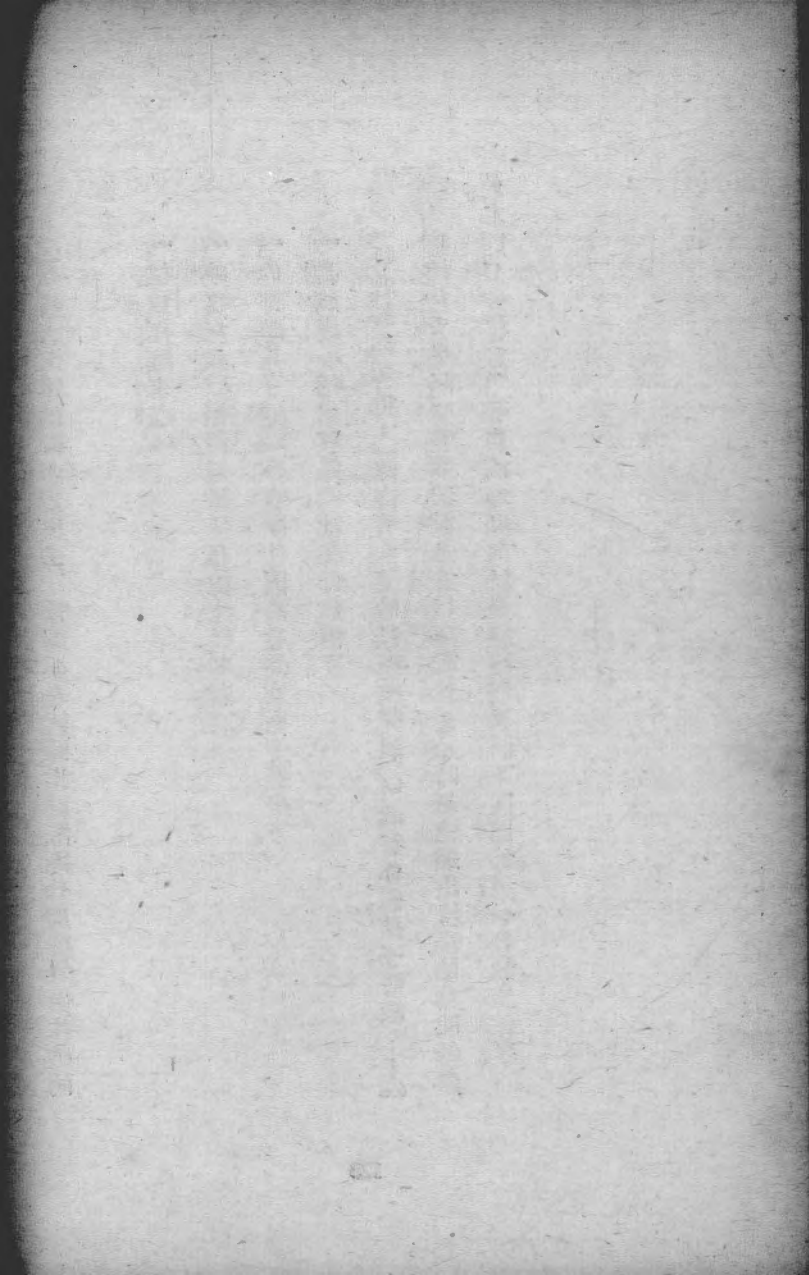
「噢！媽！好媽！」招姐將臉伏在枕上，嗚咽着。

「你都聽見了嗎？」母親圍住匠沿，爬到女兒旁邊坐下。

「是媽媽！」招姐移過頭，枕在母親懷裏。

「叫我替你想孩子，」她撫着女兒的亂髮，柔聲道：「叫我替你想孩子，叫我……」

她摟住女兒，眼眶重新濕潤起來；她望着外面。這時紙窗透出淺淺的黎明的顏色。和昨日一樣，放下各自或者共同的憂愁，她們又該下匠，開始另一日的工作了。



## 私情

我跳過去，冷不防給了他一個鍋貼，又退回來，罵道：

「你忘八羔子！這話是你講的？他媽的有錢還賬，難莫賴我一輩子？老妯娌——」我轉過身向茶館裏勸架的人們道：「諸位試評一評這理，去年臘月欠的債，到而今說話也有一年了，他媽的誰見過一個制錢，剛纔催緊了，老妯娌效會了血口噴人，說我同他女兒不乾不淨，要他媽的賠償名譽——」

「前天你自個兒跟我——」老頭子唧噥着。

「我別裝孫子了！」我掄起拳頭要跳過去，幸虧人多給攔住，不然怕打不毀那老同行，「就是你那位街頭賣騷的千金，鼻頭發紅，一臉黑雀斑，小名叫做葉子的？別臭美了，大太爺娶上十個八個的，也輪不到她！閒言少叙，他媽的還賬！」



「看我們大家面子，寬他兩天——」

「不行！血口噴人！他媽的非打官司不成，有他老頭子玩兒樂的日子！」

「看你們多年老街坊的面子——」

「街坊？他媽的造咱家謠言，說我偷他姑娘？這官司吃定了！」大家推推搡搡，做好歹，把我從茶館勸出來。「媽的他姑娘，那閻婆惜，問我正眼看過沒有——」茶館裏頭有一個喊倒好的，要不是大家攔住，我真要進去，問：「誰？」但是我仍然嚷道：「好小子，要幫場就出來，別躲在裏頭唱小旦——媽的我寧可偷他姑娘，也不要你！」

我悻悻然，搖擺到後街小胡同口，靠在拐彎處的石頭上。

不瞞衆位說，我和那老頭子都在老爺廟擺估衣攤子。他的在殿階下的左面，我的在右面。我們是老同行，又是緊隣，時常鬥嘴是免不掉的；可是我的生意一天旺似一天，招上老骨頭的窄心眼，暗地裏不知自己搗了多少鬼。可是要不是——話又說回來了，他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兒，叫做葉子，往來給他送取貨色，總要從我的攤子

前過來過去。小風騷樣子，說壞罷，也還有三分膩媚，流水有意地向着我時笑時怒。對天嗚誓，小子我他媽的要從來看上她一眼，算我洩了氣。自然我們常要說話，高興起來我也許開她個玩笑——這又算什麼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過了眼前的新年，我纔二十三歲，自己也攢了點兒貼己錢，正是成家立業的好時光。

我家裏還有一位老娘，早就盼我娶一房親，給她老人家抱孫子，然而那如何能行。咱雖說不上文明哪，自由結婚哪，可總也得經過咱的親眼挑剔，弄個好相知——話又說回來了，我所見過的只有他這個女兒，稍爲中我意的，您別笑話，也只有這黑裏透俏的葉子！我心裏也早明白她不會不願意，瞧他那份兒神情，眉來眼去的，也就猜得出；不過咱究竟男兒漢，話豈是輕易開得口？我也明白她爹那老胡塗的小心眼兒，願意讓他女兒搭上我，好把兩家買賣併成一處，讓他來個獨佔鰲頭。瞧我也不胡塗；他試着向咱借錢，三兩吊算什麼，我立即扔把他；瞧我老催他，他老不還，活像諸葛門周郎——今天在茶館裏，媽的他居然會說出那樣不要臉的話，真虧他！讓人想着

怎能不生氣，我偷他女兒，好像他在裝腔做勢的招驢馬。別丟他三代的陰德了，有了那麼一個活寶貝……

不過，有人在背後向我笑哪，他媽的是誰？——一團糟！剛說曹操，曹操便到。

我抬頭望着天：今天怪，一個在東，一個在西，月亮跟太陽會了面。

「喂，怎麼不睬人，從那兒學來了大爺氣？」她跳到我面前，乜斜着小蛤蟆的眼睛，嘴圈上還留着笑了半截的笑勁兒。

「不怎麼，走你娘的路！」

「好呵，我偏不走，不走，不走定了！」

「少懶氣，回家找你爹賣俏去，這兒用不着。」

「放屁，什麼話！就因為你用不着，我纔不走得啦，你不是剛同我爹吵過嘴嗎？你真英雄，我還看見你打了他一個耳刮子，打的他半天喘不上氣，聽你在茶館裏吹

嘴——嘿，多麼英雄呀！」

我從石頭上站起來，向她打了一個「匪仔」，傲然道：「對不起，雞不與狗鬥，咱不與你鬥！你不走，我走！」

「不行，今天我替爹報定了仇！」她伸出一對白胳膊，跳跳蹦蹦攔住我，眼睛露出凶光，向四旁閃着。「隨便你罷！要不我叫巡警，就說你——」

「說我怎麼？」

「我知道什麼！」她的臉壘中透血，那嬌樣子真像要吞了天，吞了地，媽的要吞了我！

「哈哈，我却知道哩！哈哈，我却知道哩！」

她扭身貼在牆角，臉藏在脖子窩，抽抽噎噎哭起來。小狐狸精布天羅地網——  
噲，什麼我不明白呀！可是我這時也真迷了，把幾年的心事傾筐都倒在她跟前了。

「媽的別哭了，聽我說。」

「走開！少懶氣！」

「不聽我說！」成天成夜在心頭滾來滾去的盤算，我真奇怪這樣一句話能說得盡：「我決定要娶你做老婆——」

她的淚眼睜得活賽龍睛魚。

「聽我說！這是真的，我早就這樣打算。你看，我現在已經攢了三十串錢，娶你總行了——」

「嘻嘻！嘻嘻！剛纔還打老丈人！」

「你也愛我——」

「別亂拉扯！嘻嘻嘻嘻！」

「什麼？」

「昨天我給爹講，決不嫁你販估衣的，寧可嫁給——」

「誰？」

「寧可嫁給——」胡同口外走過一個老頭子。「寧可嫁給他！」

「孟掌櫃，那老傢伙你給他做三姨太太？」

「比嫁估衣郎強！」

「我攢了三十串錢——」

「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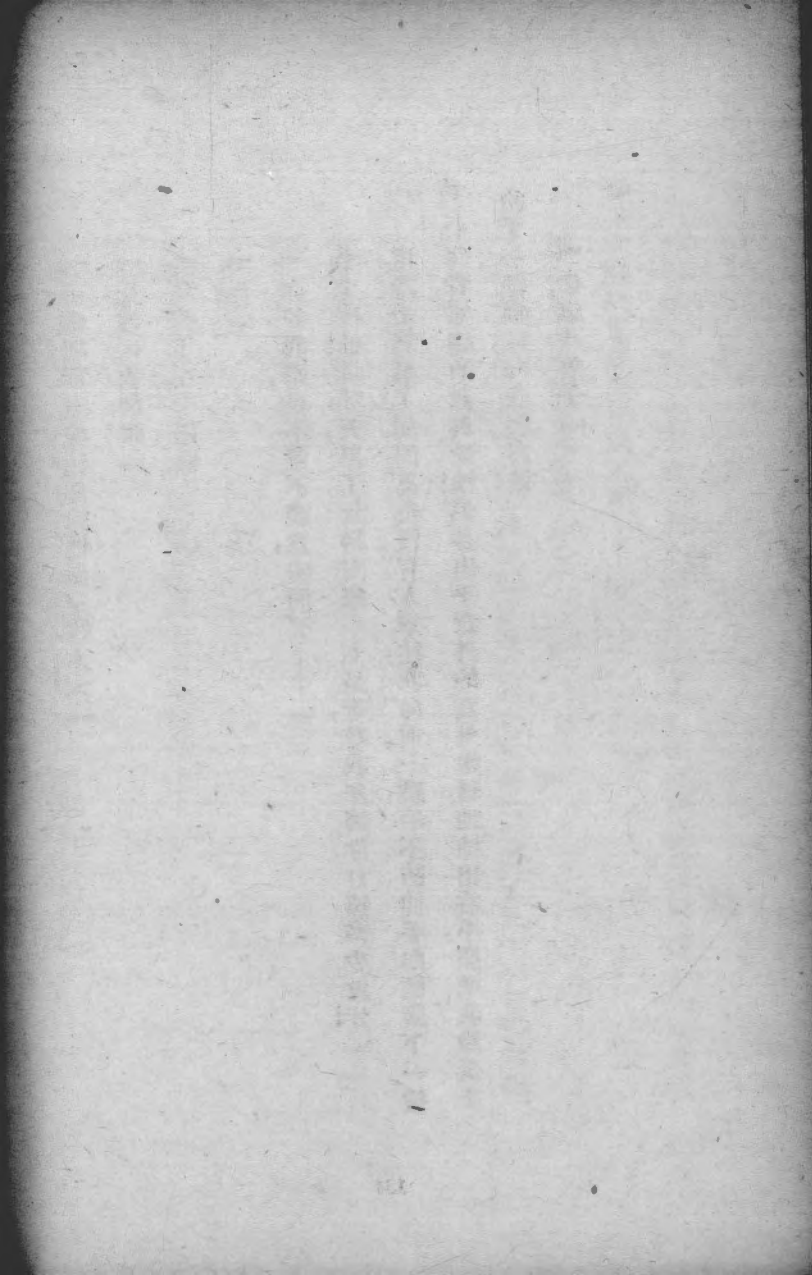
「你爹我娘也不會不願意，咱們又——」

「少拉扯！哎呀，天黑了，我得回家——是呀，看我爹讓你打掉多少虎牙！」

——這時天真黑了，胡同裏也沒有人來往，我向前一跳，冷不防伸手向她腰下一摸，你看，他媽的我真愛她！但是出乎意外的意外，她猛地抽出右手，照準我臉蛋上

給了一個鍋貼，向我笑罵道：

「你忘八羔子！」



## 買賣

一

巡長，您聽我仔細講。

我並非不懂人情世故，能麻糊就儘着麻糊，不過像他今天這樣對付我，可真有點兒昧良心，害故人，出我意外了。我們是緊鄰，一直住在同院，無論事由兒大小中間，底細彼此總意會的；說到這件事，我還真不願意當着許多人張揚，可不……這也真難出口哪。

好，是非曲直，請公斷罷。

二



他這個人我不說怎麼怎麼壞，一點不；一點不。他壞，我想不一定是打心裏壞，左不過是錢逼的：一文錢能逼倒英雄漢。可是他這人並不怎麼好；他嫻，愛花錢，好擺大爺架子，不知道廉恥。你們聽，他的頂門鼻頭上有顆色豆大的麻子，這破像，怪招人笑，所以街上孩子都笑他。

「麻子！」街上這樣渾叫他。

「叫我馬四爺做什麼？小雜種！」他咧着嘴，嘴夠漂亮的。還有那付勾人的賊眉眼。他姓馬，這就算了。可是他既沒有哥兒們，又沒有子孫，他用心狡捷，就可想而知了。

三

我自個兒，我明白也不是天字第一號兒的；不過我有良心，再說我還有一座不三不四過得去的買賣。我愛我自個兒，這就是說，不願因為我自個兒作害了別人。我

有錢，可是從前我年輕的當兒，不瞞您，我窮得毀了我一輩子。這得解說個乾淨，牠跟我們的糾葛有些牽扯。

我叫做何其玉。

原來我的家底並不錯，不知怎麼就塌下了，我斷了學，離開了爹娘，讓送到一家公館當書僮。這傷了我的志氣；我覺得自個兒從此踩在人家腳底下了。我那時不像現在這樣蠢頭，外表上也真有一下子，主人憐恤我，許我伴着小主人在私塾裏唸書。您可以聽出我那時要多得意。在那私塾裏還有小姐們……：……這我可以不必聒噪了；總之，我是一個糊塗蟲，主人罵得好，把蛇養在肚裏了。我就是那長蟲；不過我有志氣，拚我這樣的人才，終有出頭的一天。我走了。

我在外混了幾年，混得我一點志氣也沒有了，但是我不灰心，天有好報，我總要弄到我那位狂了的小姐。

她出嫁了。



其是笑的當兒。

有時我忘記講了，她在我窗戶底下，特意向裏頭提醒。

五

請聽我說。

大家不要瞎猜我跟她有意思，這不成人話；我從來只把她當自個兒姑娘看待。當着她丈夫面前，您可以跟究一下。我恨女人，見了她們就遠遠躲着；說實話，起初我真還有些怕她，因為她有些像「她」；隨後她慰貼我了，因為她真有許許多多地方像「她」。我尊敬這樣的女人，我沒有存過一絲壞念頭，天地良心！

她跟丈夫很要好，這個四鄰都知道。他們窮，這個四鄰也都知道。可是窮擋不住夫妻要好，這也是真的。不過窮能立時就讓他們餓着，這可也是真的。說不準夫妻兩個裏頭，就許有一個生了翅膀。我說他們窮，譬如這所院子本來是他們自個兒租的，

三面九間，場面總算不小了，不久東西廂騰出來，在門口跟電線桿子上貼出轉賃的紅箋子。偏不巧我正在找三間房子，就尋覓到這兒，碰見麻子，把東廂房租給我。

我搬來了，從上房走出一個小媳婦，對我道：「先生，您是單身嗎？」

我在這世上連個鬼伴兒都沒有。

她默了半晌，衝我笑道：「這怕不方便哪！因為……因為……不，先生，這怕對我不方便；您瞧，我是一個年輕媳婦，丈夫又整天不在家。」

她的笑，她羞上來的紅臉，讓我覺得像坐在針尖兒上；她的乾脆跟客氣，真叫我佩服。我決定住下了。所以我說：「不過你男人並沒有……」

「噢！我並非攔您走——只是西廂房能賃出去就好了，不是嗎？」

三天以後，一位老寡婦來瞧西廂房，付了定錢。她後面還跟着兩個野小子，這個那小媳婦特別歡喜。

我講的那座舖子，是個小雜貨店，就設在大街上；開頭本錢小，我總是不分黑白，在前後櫃照應着，另外有一個夥計。我很忙，人緣也好。後來我約了一位朋友入股，舖務便由他經理；至於我，除去一天在那兒用上飯舖送來的兩頓菜飯，此外便扔開歇腰去了。我連飯也慢慢不在舖裏用了，這是因爲……：

巡長，您聽我的。

這是因爲後來我在他家竈上用飯；我不知道這怎麼弄成的，不過有一上午我的確跟他夫妻在一張桌子上喫着飯，這飯自然是他女人做的。大概這樣開始的：那天我從他們房外窗子底下走過去，他坐在院子臺階上曬太陽，看羣強報，他女人坐在案板前頭小凳子上，切下四四方方幾堆白麵皮，在那兒捏餃子。

我不禁誇道：「餃子包得真高！這是一份兒手藝哪！個子要圓，皮兒要薄……！」

「噫——那兒話！別見笑！這是他今兒個在家裏，我纔包幾個。」

他攔下報，接着問我道：「老爺子，你用過啦嗎？」

我說還沒有偏過哪。

「這好，就在這兒用些罷！自個兒人，別嫌骯髒。」

我說那兒話，不過舖子裏頭還等着我哪。

他女人低着頭不做聲，忽然望着窗臺上的空瓶子，拍手道：「呀！醋還沒有溢哪！」

我說要吃還得一會兒，反正我得到大街繞一趟，就順便把牠打了罷，他們怪不好意思的，強着我一定得回來用飯。我提起醋瓶口的繩子，興興頭地走了。

從此我就不再大遠地，爲一頓冷飯，趕到舖子去；不過這也是實情，就是每頓菜飯總歸我墊錢，開頭他女人不肯，隨後也就罷了。

我始終還沒有提到他在外幹些什麼營生。原先他在一家公司充跑外，很有起色；公司交了他四十塊錢，那一夜他就身連魂兒丟在「胡同」裏頭，隨後倒霉蛋兒就讓公司裁掉了，真有些冤得荒。後來轉到一家工廠，不到兩個月，他回家對女人講，這不是人幹的，便辭退了另找事。事情可不容易謀，結果便留落在東城電影院當了一名差役。這離家太遠了，他便改到珠市口戲院子；這離家太近了，他倒很少回來。

做這種男人的管家婆，滋味是不會好受的。

自然這不能怪他，年輕人，出身是公子哥兒，從小出脫慣了，長大成人只有下山路溜着順當。從小人都替他設想，所以他從來不會替人設想；可是死的死，丟的丟，如今就剩下這個女人死跟着他了。我不罵他，這不算他的錯。有人說他同那位老寡婦暗地有兩手兒，這我從來不信；爲她標緻？這是笑話；爲她的壓箱錢？這就難說了。不過這您知道，他長得可夠讓一個老寡婦動心的。好在這不是我的事。

有一趟他從戲院回來，在院裏對大家講，明晚是梅蘭芳的天女散花。



「噢！我就是沒有聽過這個！」那個老寡婦坐在院子臺階上，嘆着氣，好像她整天在戲院過活。

「那是個坤角？」他女人小着胆問，好像一生沒有見過戲報子。

「我可以請你看去，要是——」這是他的話，這明明是對那位老寡婦獻的殷勤。

這時候我正從屋子裏頭拖着鞋梯踏出來。

八

您聽我一絲不漏地講。

就是那老寡婦跟他們吵架了，決定要搬走，不再在這兒住了，連一天都不肯多留。我從舖子回來，正碰着她在抽窗外灰爐子紅活活的煤球，指東數西地罵着。我覺得她瘋了，這樣兒抽着煤爐子。我像沒有提到她平日爲人怎樣，其實這用不着我多講，一個四十多歲的半老女人，帶着兩個野孩子，在南下窪有的是。我走近她那邊，問

她做什麼。

「做什麼？我泄爐子！」她真氣迷了性：「可不！我搬家今天！」  
我覺得出奇。

「爲什麼？不爲什麼！」這真是一個地道的老潑婦：「不！你問他去問她男人去！」  
我走到北房窗底下往裏聽，只見女人抽抽搭搭的聲音；我問老馬有沒有在家。  
屋裏回得是：「剛出去了——您是誰？請進來罷。」

我進去了：她倚在裏間牀上，眼睛是紅的，頭髮是亂的，上襟紐子有失了釦兒的。  
我嚇了一跳。她裝着笑，迎到外間，輕輕問我有什麼事。

「我要吃飯——」我打岔道。

她吃驚了，叫道：「哎呀！我——我忘了做哪！」她的臉蛋兒跟眼圈兒一樣紅了。  
我忽然問她爲什麼西房要搬走。

她向裏間轉過身子，不在意地答道：「是嗎？真的？要搬家我不知道爲什麼。我

真不知道。我男人剛——他剛出去！」

我問她：「你願意他們搬家嗎？」

「噢！我怎麼知道？」她跑到屋裏，扶在桌子上哭起來，忍不住了。

我始終莫明其妙，這葫蘆裏的藥！

九

那位老寡婦叫了兩輛破膠皮車，裝上一件一件的破零碎，一個兒子跟着一輛車，她自個兒在後頭押着，搖着手裏的掃帚，給我道了一聲擾，真他媽走個無蹤無影了。連着兩天我沒有見老馬一面，跟他女人只不過是飯時一會，誰也不多講話，日子過得一點不掛勁。後兩天我簡直躲到舖子，一直到天黑纔溜回我那冷屋子，晚晌總是她開門。除去家常一句問候，閒話一概不提。這樣到第三晚晌，等她開了門，放我進來，我嘴裏故意哼着戲調兒，避着同她答應，竄進自個兒屋子。

她跟着我，衝着我這傻樣兒直擠眼兒樂；我從窗臺上端下洋燈，她搶過來搽起火，取下罩子，點着了牠，替我捻亮了。我回頭哆哆嗦嗦問她傻笑什麼。

『自然笑你呀！』她更笑得利害，這狐狸精！『我同你說話你也聽不見，我跟你走你也不睬我，我爲你弄好飯你也請牠涼着，我爲你點亮了燈你也不謝我，我！』我唧哩咕嚕着舖子忙得不了。我問她男人回來沒有。

她拉長了臉不做聲。

我笑着說他真也放心，然後用手指着她跟我，開心道：『——你跟我哈哈，哈哈。』她啞着聲音，好像罵了我一句老羔子，立刻氣忿忿地扭了出去，過了些時，在我窗戶底下，她忽然用頂冷的口氣問我道：『你明天不也搬家嗎？』

『絕不！』我老老實實答着。



定很窘：我說我從來沒有跟女人取笑過，請她想想我是怎樣一個過來人，然後問她：「不是嗎？」

「不是嗎？」她小嘴半張着，上牙咬緊下嘴唇，輕輕學着我的口吻，然後轉過身子，擡起手揩着睜大的眼睛。

我從皮腰帶的袋子裏摸出兩塊老袁頭，走過去放在她身旁的窗臺上，覺得沒有話可講，我揚起腳便走。不過這我又錯了。小娘兒們！她喊了我一聲站住，搶過那兩塊雪亮的大洋，往我眼前花地一扔，正滾在我腳前地上。

「我不要你的錢！」她的兩條眉豎起來，眼睛放着亮，伸出小粗手指頭，一隻腳跨在臺階上，一隻蹬在磚頭上，斜彎着上腰，怨天罵地道：「噢！你們男子沒有一個好的！沒有一個！沒有一個！」

「你男人也不是好人？」我故意逗她道。

「不——不——不要提他！」

「那麼我也不是好人？」我追着窘她。

「啊！天呀！」她的眼淚讓我擠出來了，她將身子仆在窗檻上，像六七歲小娃娃委曲了撒野：「你——你們都是——都是好人！」

我聳着肩，撇着嘴，一溜烟出了大門，上了大街，留下她獨自拾那兩塊惹是非的老袁頭。

十一

我這兒講的全是真的。一點假意思不攙進去：這不是雜合麵。不過我有我的想法。

我明白我現在應該搬家，那還用說。我一個沒有娶過親的男人，年紀不算太老（說實話，我只過了四十三個整生日，加上一月又十天的零頭，）人還將就，手頭鬆汎。她這我不願多嘴，大家都清楚的。大家都清楚的，她一個年輕媳婦，獨自孤另另地

住着三間大空磚屋子，丈夫不肯回來，這樣長的夜，靜的院子，還有白天的勞苦，黑夜的愁悶，再加上窮……窮……這些我都曉得。我不是沒有心肝的老油鬼，這樣的女人我不單只佩服，而且真是踏地地尊敬。我知道我該走，隨便那兒也好，都比這兒窮窶強。

不過大家總該相信我沒有存過半點兒壞念頭，我自個兒信得過。小時候我受教了苦，不用人教，我早會做人了——做人不像放屁那樣輕易，可是我能夠，而且也真做得到。而且我每一想到我那位小姐，她爲我瘋過，爲我拘禁起來……是的，她像改嫁了，不過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呢？這我不信。這些就都在我眼前頭，她跪在那位鎮臺大人面前……我也跪着……我們哭着說，打死也要在一處，沒有鬼神能分得開……於是，我讓吊在馬號柱子上……上天，見證這些話我常跟他們夫妻講……

呵，我又該走了，混着，混到頭髮白了。不！我說實話，如今沒有人趕得了我走，離開這三間破屋子，還在臭糞廠裏頭。我——我愛這個可憐的小婦道！不過我信得過自



個兒，我有一種力量，常人沒有的力量；我絕不做喪盡天良的渾賬，缺德……

巡長，這一番老話就算您沒有聽見。

## 十二

上午他回家了，我們一處用飯，跟往常一樣；跟往常一樣，他女人低頭捧着碗筷，不一樣的就在她直掙眼睛偷偷瞥我一下，再偷偷射她丈夫一下，趁我們不經意的當兒。我猜她心裏有不堪出口的苦，說不定是由於瞋着她男人那種大言不慚的窮酸樣子。他扯到時局的緊張，論到米糧的擡價，笑着衙門候差事的老爺……可不，沒有一樁事關着他，又都像跟他有些牽掛。

我們一塊兒出了大門，順着野池塘，向大街走；我雖說聽着他滔滔的話頭兒，可總想着他女人分手時候那付求我什麼似的黑眼睛……多怪氣！

可是不怪氣，您聽我講。

他先問我這一向生意興旺，接着嘆一口氣，攢緊拳頭打着左手心，一語三轉地道：「這您瞧，在這種年頭兒上，沒有幾家買賣能及得上您的，而且這種年頭兒真不好混，闊人不提，窮人更是一言難盡；而且有錢的地方門都關着，窮人就讓才氣行，也擠不上，而且——就說我罷，鞋跑得只賸下這一雙了，然而還是混不出一碗正經飯。您知道，我原是心高氣傲的年輕人，從前也幹過正點兒事；不過我還是我，這不是我的錯，這是——你看我女人怎麼樣？」

「怎麼樣？」我覺得他的來語有些突兀，便思索一下道：「她爲人很好。」

「噢！我知道，我知道。」他順手從塘裏掀起一根葦子，有許多懊惱像藉着這個勁兒洩掉，然後掄着半截葦子，發狠道：「您瞧，我不常在家，您知道，我不能，我沒有臉見她——不，我在外頭太忙！她年紀輕，不過有您——您！我曉得您一定好好照顧她的。唉，如今好人真少！真少！」

我問他最近幹些什麼營生。

「營生？我喝西北風；我從這家公館跑到那家，連那門杆可憐還沒有邁過；」他把左臉向下一扯，筋像抽痛了，隨後舉起右手頂住那個地方，怕牠掉下來；這種情境，謝天謝地，我是從裏頭混過來的，現在已然——好，他接着微笑道：「我告您實話罷，不過我盼您不要告訴別人，尤其是我老婆。我正在做一個賺子兒的買賣，您信我，我還有朋友，不過我——您瞧，怎麼樣？」

「怎麼樣？」我猜不透他的意思。

「哼，哼；您能借我二三十塊錢嗎？」

我楞住了，盯着他，問他要那幹什麼。

「那買賣，您瞧，總得大家合股，我可一文不名。」

我問他那是什麼。他說我將來自然會清楚；我搖了搖頭，老實不客氣對他說我沒有錢。我們對立着都不講話。

然後他笑道：「你真要知道我的底細嗎？」

我說自然，因為——

「因為怕我拿去洗姑娘們的賬嗎？」

我說我怕跟這差不了許多。

「哦！那自然！」他帶着惡意向我笑道：「不過你可有錢借給我女人——我那位年輕的媳婦哈哈，哈哈。」

不等我急得轉過念頭來揪他，他跳開腿早從小道上跑了，手裏顛着我早晨給他女人的那兩塊現大洋，花花地響。

十三

我轉過了念頭，我也轉回了身子。我覺得我一肚子霉了三十年的悶氣都得洩在她女人身上；什麼？拿我來做你丈夫的把柄？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天地良心！

她在門口向我這邊路上望着，臉上襯着種種可氣堪憐的焦急，見我來了，跟哈

吧狗一樣，往旁一閃。我沒有睬會，連正眼看也不看，昂起頭來，一直走進我自個兒的屋子。呵，這纔是有氣派的人哪！我連頭回也不同；有脚步聲跟在我後頭——這種女人！我捧着袖子，就像摔掉順治門洞叫化子。我站在牀前頭，不知道想了些什麼，然後抖開牀上疊好的被窩，鋪平了來打行李捲。轉動的當兒，我覺得有一個人影在小門幌着，我沒有管牠。

我打好了鋪蓋捲，擡進去毛巾，胰子盒，洗臉盆，磁茶壺，一對洋磁花茶壺……我衝着支起的窗子出了一口長氣，舒服多了；我轉過身來，正衝着靠門立的女人，面無人色，眼睛在我身上旋着。

她聲音低得幾乎讓人聽不見，移移撒撒地問道：「何掌櫃您真要搬走嗎？」

「自然，一定的，沒有錯；」我氣着道：「請問，不是你趕我走嗎？」

「我？」她一驚，仰起頭，打窗戶望着外面的天，慢慢向我道：「我可沒有請您走，可沒有！是的，我先頭那樣講過，可是那不是我的本心，不是我的本心。不過，那時候您

可以走，因為我怕……：……噢，不過，如今，您不能走，因為他……：……他……：……因為我怕……：……噢，何掌櫃，」她忽然在我腳頭跪下，頭扶在兩隻手裏哭着道：「我該怎麼說好呢？怎麼說好呢？我一個人，無依無靠，在這樣空的地方怎麼好呢？您——不，你，你不愛我嗎？你不看我做親女兒一樣嗎？」

小狐狸精！我攙起她坐在桌旁椅子上，等她氣喘定了，我站在她身後問道：「你男人在外做些什麼營生？」

她哆嗦了一下，低聲回道：「他從來不告訴我，你知道嗎？」

自然我更無從知道。「你還歡喜他嗎？」

「噢，讓我想一想；」她擡起頭撇了我一眼，帶着淚，轉向房角暗的地方，「是的，我疼他。」

我轉到她面前，用手扭過她的頭，猛然問道：「告我實話，他逼你什麼來嗎？」  
她靜靜看着我，慢慢答道：「沒有。」

「真的？」

「沒有！」

「那兩塊錢怎麼到他手的？」

她臉色白了，不說什麼，然後轉過語氣問我道：「他剛纔親自對你說的？」

「不錯，那雜種！」

她忽然推開我，狂笑起來，跟夜貓叫喚一樣，搶向外屋道：「喝喝喝喝！我真佩服他！」然後她在門口轉過身來，向我俏皮道：「何掌櫃，您還走嗎？」

「不走！不走！小娘兒們！這兒是三吊銅元票，晚晌給咱包一頓好餃子！」

十四

舖子我那位夥伴想是發了狂，忽然對我講他不幹了，請我另做辦法；他要到濟南府去謀事，有位親友在那兒隊伍上充營長。我勸他三思而後行，少冒無謂的險；狗

骨頭不識好貨，他一死兒要挺屍去。好在他不提動本錢，只要些盤纏，我也就不好攔阻。他第二天動身。

上午喫飯的時候，我把一肚子沒好沒歹的氣訴給我那位廚師娘。她問我以後怎麼辦。

「好牠媽的！左不是我跟那舖子死在一起！他走了以後，我就搬到舖裏去。這年頭！這種交情！這種生意！」

她默了半天，忽然問道：「這邊呢？」

「這邊？」我也默了半天，嘆了口氣道：「且看罷！」

十五

洗碗碟的當兒，她忽然怪怪地，對我扭捏道：「老爹，待一會兒我要出去——到土地廟去，今兒個是十三。」



真希奇，她居然也會想到逛一逛去；去罷！在家裏反正是怪悶的。我臨走交她一塊錢化去，叫她記住回頭鎖門。至於以後她是不是去了土地廟，那我便不得而知，不過晚晌我從舖子用完飯回來的時候，却見大門敞着，院裏也沒有人聲。我進來關好了門，一直走上北房的臺階，纔聽出屋裏有哭聲。我怕廟上匪類欺侮了她。我在中堂站着，問她鬼號什麼。

「沒有，沒有；」她搶出屋來，向我媚臉兒笑着，拿手理上散下來的頭髮，趕緊辯道：「喝，今天真熱鬧，人山人海，什麼物件我也新奇，我也歡喜，我都想買，後來——後來我一樣也捨不得買。我沒有花一個鏰子。去時走，回時走。噫，你用過飯啦嗎？你今天回得分外晚。」

我走到她跟前，伸出手，冷不防道：「還我那塊錢！」

這時她是什麼驚惶神情，簡直用不着我多嘴；她隨後走到我胸前，眼睛長蟲似地灼着我，用小手翻弄着我開了線的領襟，輕輕道：「那你不是給我的嗎？你這人真

沒有信實，老爹，我這兒沏了一壺好茶，你靠在牀上給我講故事不好嗎？！聽你講了，那位小姐，你那位小姐，那位叫你受了一世苦的小姐……

這要在從前，我一定歡歡喜喜，嘆氣流鼻涕，把那死故事向她重來重去的，不過我是男子漢，並不這樣弱，這樣易於受騙，我活夠了，什麼我都經過，什麼也瞞不住我的老眼。不過，無論如何，她這欺孩子的本領越發勾我憐恤，這女人——女人都是這樣沒有出息。她一定又給那男子送錢去了。每天油鹽上省下來的零碎，加上我那一塊錢，這些夠討窮小子的歡心了。我都明白；我曉得這能害女人一輩子。

「來，孩子；」我坐在裏間牀上，指着牀旁小板凳讓她坐下；在黃昏的時光裏頭，我看着她草草攏住的頭髮，跟她講下面的老話。

## 十六

「打明天起，我便要住在舖子，不再輕易回來了，這對於你我都好；我情願指給

你一條做人的路子，我年輕嘗到的苦要比你現在厲害得多，不過我想你是女人，也許你覺得你自個兒還比我苦；我總算過來人了，這就是我給你的教訓：你聽着——

「這要在前清的話，孩子，像你這種情形，除去踩着男人的腳後跟，做女人的簡直找不出第二條路去過活；男子不然。不過，孩子，在那時就是做男子也不易，沒有人幫他；他沒有門第，高一級梯子不許爬，這是沒有法子的事；他志氣挺大，我告訴你，他摔得挺重，重得他再也沒有爬上去的機會。這就是我，孩子！我認的字跟我從前伺候的公子認得一般多，比他還要多，然而我仍舊是個窮人——不，我如今總算湊合了，也還逃不掉一個未入流的小本生意。這對我夠了，因為我早就死了那種想入非非的心腸。」

「我那時從府裏叫人被趕出來，身上除去她打發丫頭偷着送給我的半付赤金小錫子，什麼也沒有；我得找口飯喫，弄個安身處所。這有兩條便當路：走到小站當兵去，或者到街上去擺貨攤兒。兩樣兒都可以省去求人的難處。當兵喫糧我覺得

低了身分，也太辛苦，擺貨攤兒太沒有出息，也怕讓府裏碰見查出來。於是我跑去伺候旗上的貴家哥兒們，當了那隻我丟捨不開的錫子，盼他們能夠替我走一句人情；我錯了。什麼我也沒有撈回來……結果我出了京，奔到小站喫了一口皇糧。

「好，我在說你，你聽着，那是男人頂便易的出路；說到女人，那時真不是她們的世道，只有影子不見形。如今民國了，女人好歹也有喘氣的地方，只夠喘一口氣，總比那時好多了。這就是，女人能夠獨自弄碗飯喫了。除去當簪子，做暗娼，她要是有了膽子，有見識，可以進一個工廠，尋一樁事做了。」

「我並不是勸你扔開你男人；不過你也應當想一想，他是一個人，力氣比你大，世面多，應該把你丟開不管，却又偷偷摸摸來叮住你嗎？不行！不行！你得拿定主意！不能夠這樣幫你下去，就讓我愛你跟爹疼姑娘一樣，也有一天要走我自個兒的路，撒手不相識的時候。那時候你該怎麼辦？你男人不要臉皮，還得回來壓在你身上。那不是做人的法子，我的姑娘，那絕不是！」

「這只是哄你自個兒，可是哄不過你的良心。因為你背了人就忍不住要流下眼淚的。你想一想，也許我從此不再回來了，跟從前一樣，我不認識你……你想一想……」

## 十七

我停住了，看着她往下低到膝蓋的頭，肩膀動着，喉嚨抽噎着，這——這簡直跟二十五年前我那位小姐跟我偷着分別的樣子光景。我記得那時我末幾句話是：「小姐，你明白我的心，走到那兒都忘不掉你；只有你——噢！你不是我，你沒有我的身子跟自在，你——你不要後悔今天罷！我們都還小哪，我怕大了你會忘掉我的。你想一想，也許我從此不再回來了，死到你不知道的地方……你想一想……」

我做着自個兒的夢，忽然牀底下有了什麼聲音；我疑心牀邊的女人對我講話，可是沒有，她沒有擡頭。不過這不能夠說她沒有聽見，因為她馬上擡起頭，對我解說

道「沒有什麼——」爲折服我起見，她拿眼睛往牀底下掃了一掃，搽攪了一下，瞧見了什麼吃驚的東西，叫道：「嘻！一個小耗子！」

我說：「去他媽的小耗子！」

我們面對面靜靜坐着。

## 十八

她把板凳慢慢移到我腳旁邊，上身靠着桌旁椅子的前腿，氣斷了似的，問道：

「你能夠告訴我一句話嗎？」

「什麼話？」

「你爲什麼那樣愛她？」

「這……這……這……這……」

「她要是同今兒個女孩子一樣，你還肯那樣守着她嗎？」

「不過她不是……呵呵……那在二十五年前……」

「她長得漂亮嗎？」

「漂亮！」

「比我呢？」

「那……那……我講不來。」我轉過話頭道：「你真怪！」

她站起來，摸着桌邊的洋火，點上燈。她眼睛看着玻璃罩裏頭亮起來的燈稔兒，兩顆又大又亮的眼淚從鼻梁直滾下來，跌在罩子裏頭，恰恰滅了那一點點的焰頭。

「你比我還怪！」她瞧着燈焰又放出光來，像在笑道：「是呀，你沒有答出我一句話！」

## 十九

她又坐在我腳旁邊，哆嗦着。她好像招了涼，病着。我問她身子是不是難過，她搖

一搖頭，挺直了腰。可憐的女人！我明白她心裏頭有東西搗鬼。

我動了情道：「孩子，不過你今晚讓我覺得比你還好，這是實情！你跟我一樣受過苦，受的苦也跟我一樣。你不言不語忍着，瞞不過我的眼睛。這就是爲什麼我更喜歡你——你纔是個女人！」

她的眼睛時時往牀下瞥着，臉色背着燈我瞧不清，忽然她有了什麼主意，瘋了一樣，頭跟手往我懷裏一撲，衝我戰戰索索哀求道：「你今晚在我屋裏睡罷！」

我板起她藏羞的臉，厲聲問道：「孩子，你怎麼了？」

她失了光的眼睛躲開我，看着牀底下，嘴唇哆嗦着，急着道：「院子靜得很，只有你跟我——」她嘴唇哆嗦着，臉色我瞧不清，全身在我手裏跟樹葉子一樣。

「這是你自個兒——你真熬不住了嗎？」我忽然轉過一個念頭，唬她道：「你自個兒真這樣想嗎？」

她發狠哭了，從丹田裏嚷道：「纔不是我！纔不是我！」她的頭低到自個兒的懷



裏。她的天良發見了。我覺得牀動活，跟前年地震一樣；我從牀頭跳下來，立在屋子當中，迷裏迷糊，不清楚怎麼一回子事。她不等我驚得叫出來，就拚命撲在我身上，胳膊緊緊摟住我的領子，頭髮散下來遮住我的眼睛，我的全臉，嘴裏熱氣全噴進我張開的大嘴裏頭……

可不，我瞧清牀底下爬出一個人影子，那是一個男人，是她丈夫。

## 二十

現在，巡長，我不再煩叨了，您總可以猜個大概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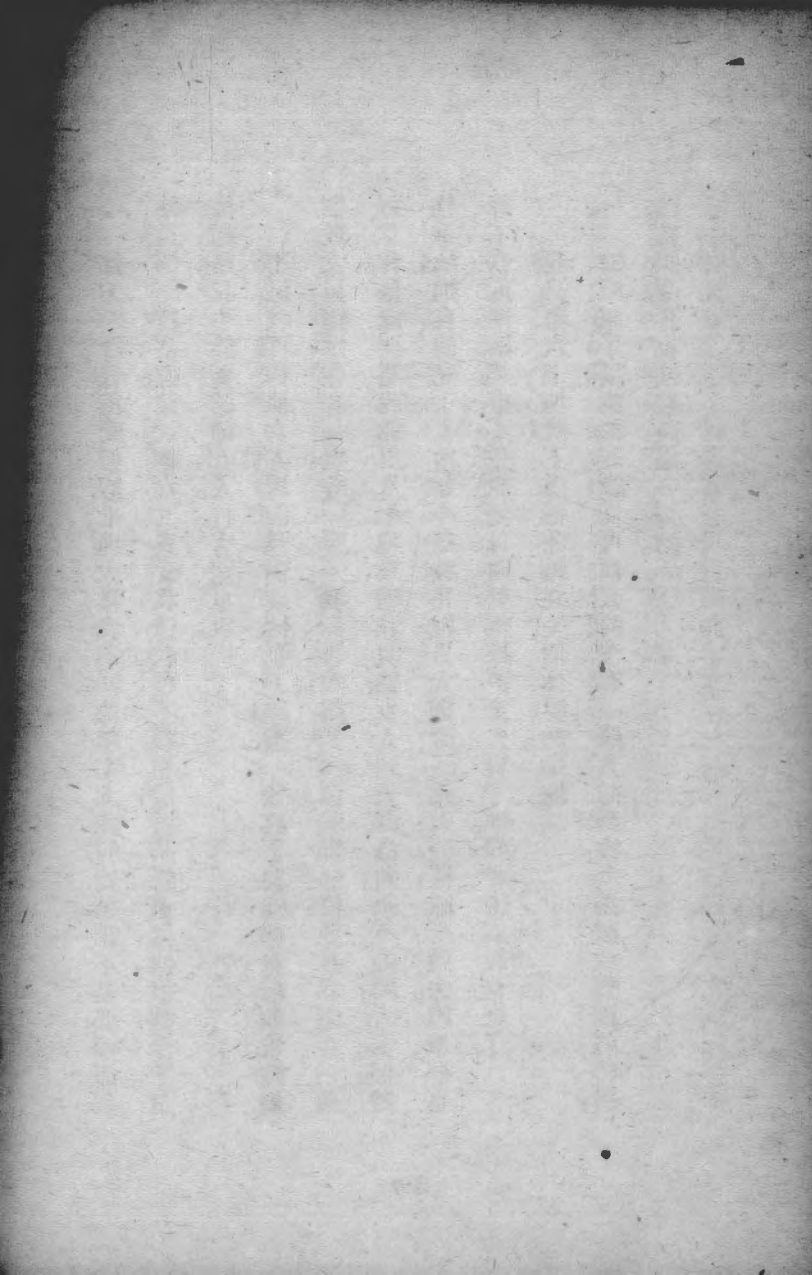
我覺得他無恥，下賤，逼自個兒女人幹丟人的事。這太丟人了。禽獸行徑。不過謝天謝地，我可不是那麼容易上鈎的大頭魚。不錯，我歡喜他女人，不過我們沒有幹過他控的那種喪祖德的醜事。我沒有；您可以拿我那些話做證見，我講的也許太詳細太瑣碎。這可以看出我於心無愧。

他方纔說我得賠他四十塊大洋，我不幹；他敲不上我的竹槓。我不是那類渾蛋；他自個兒纔是哪。他說他女人真愛我，這我可不敢相信；這昂錢逼他，他逼她，走上這條絕路。我不能要這種女人。打官司也成。

不過我可憐他女人，再說我們感情也不壞，萬一他真不要她，那我情願收她做個乾女兒，跟她住在一處，守一輩子。我歡喜她，她長得像我那一位，並且我老年一個好靠背。他說要是我能出八十塊錢，隨我領他女人到天涯海角，永不過問；大家都聽見來的；她自個兒——她如今還躺在她男人腳旁，跟死人一樣，難受過去。她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她凡事不先想到自個兒，結果她男人賣了她，好，我不再說什麼了。

我只出六十塊錢；不過他先得立一個休妻的字據。

她醒來了，讓我扶起她，怪可憐人的！沒有一個人想到她。就是關於賣她這樁事，她打頭到尾也沒有說過一句話。



## 跋

使命是在大公報發表的書呆子。結束是開明書店的十年裏面的中國的最後一課。這兩篇和現代的史事有些關聯，不用說，誰也看的出來。

死的影子是我民國十五年七月寫的關家的末裔，現在重新改過。在這部集裏面，要算牠是大哥了。我歡喜牠的單調，沈鬱和暗示。我倒想把牠叫做圓明園的兒子，但是我放棄了，因為我怕牠高攀。

田原上的三篇實際是我十七年計劃的一個中篇。共總十二章，人生多故，我一直沒有續寫下去。記得當年騎着驢，在這幾個村莊盤桓，一切是親切明快。當時心想寫成這部「田園交響樂」獻給那益我心身的母校。如今留下的只有遺憾。

私情是十五年十月寫的，買賣是十六年十月寫的。這兩篇猶如收在樓子裏面

的一個兵和他的老婆，用的是第一人稱，文章和身分一樣土俗。從我曉得什麼叫做文學創作以來，我把風格看做一種人生的質素，可以因人而異，因書而異，不必篇篇雷同。不是人生之外另有什麼風格。風格區別作者的個性，然而也區別作者自己的觀察和方法。合起來看，全是我。一篇一篇去看，是不同的我的經驗。這種風格的明晰的觀念，實際扎根在一個深刻的心理的社會的分析。我不許文章和對話的字句相似，因為文章顯然是作者的，對話（自然也是作者的）却是人物的。所以，對於我，字句不是衣服，而是血肉，一絲不容差池。

一般人笑罵我是「爲藝術而藝術」，我向例一笑置之。不是驕傲，而是因爲我相信，藝術不容我多嘴。人人可以體會，這不是什麼獨得之祕。牠近在眼前，遠在千里，並不撲朔迷離，然而需要鑽研體驗。傑作如山，人生如海，巍然者如彼，譎幻者如此，自己滄海一粟，解釋實在是多餘。但是，沒有人攔得住我的熱血和熱情沸騰，我也不因牠們的沸騰，不爲牠們追尋一個堅固的形體。「爲藝術而藝術」的流弊是幻術，戲

法。然而，那不是藝術。因為形體不是盒子，包袱，而是牠的一部分，那表裏一致的內在的湧現。自古以來，藝術並不神祕，只有不明白技巧之為技巧的才以為神祕。把技巧看做藝術，正是一種學究。一種意識學究。技巧的熟練只是一種工夫，表現的工具而已，說不上可畏，更說不上可蔑。然而，有些人諡以美名曰藝術，隨即敬而遠之，一脚踢開，另以意識專家自居，沿門叫賣，標曰：唯我一家正確。同樣，我害怕另一類學究，那種原則學究，因為我相信，原則和創造之間還有相當距離。弄了三年金石文字，例如詩人陳夢家，回頭再看中國文學，以為偉大的創作尙有待於語言學和文法學專家，不僅是過猶不及，讓我聲明一句：一切是工具，人生是目的，藝術是理想化的人生。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